

反攻緬甸

楊統美著



1
2
3

MG
I253.2
19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原書
存

本
說
書
目

反 攻 緬 甸

楊 統 美 著

南 京 剛 報 社 出 版



3 2285 1988 4

目錄

照片

鄭洞國將軍序

八莫之戰

渡過伊洛瓦底江

六勇士

八莫外圍的突擊

攻城

仰攻南坎

南坎前線行

在降籠山上

滇緬國軍會師

..... 一

..... 六

..... 一二

..... 一九

..... 三七

..... 四二

..... 四八

閃擊臘戍

追擊.....五—

裝甲的戰鬥.....五五

烽火臘戍.....六七

隨軍出發.....七—

附錄

仰光暴雨.....七六

從緬甸戰場歸來.....八〇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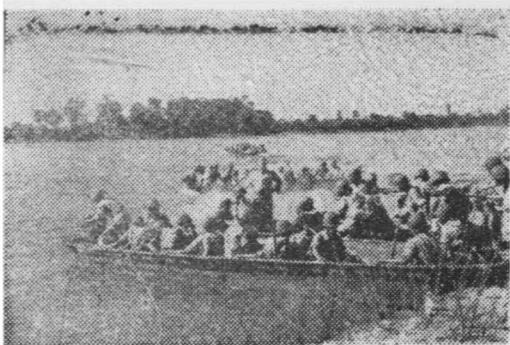
三十五年秋，余駐長春。大剛報記者楊君統美，出其所作「反攻緬甸」書，欲余爲序。猶憶駐印國軍，自三十二年冬，從印度東北邊壤發動攻勢，經野人山地：進軍於原始森林之區，搏戰於蠻烟瘴雨之域；克服天候地形之險惡，擊破兇饑高張之頑敵，進出密支那，底定戰局。稍後，迭克緬北各要鎮，而於三十四年春，與滇西遠征軍相滙合，中印公路於焉暢通。我國前所賴盟邦接濟物資僅有之空中供應線，至是始有陸地之大動脈。從而獲得源源大量之接濟，充實反攻之力量。雖然，時僅六月，敵寇已降；但史迪威公路（卽中印公路）之價值，中外則均多評論；而我國軍將士艱苦不屈，英勇奮戰之精神，亦表現無遺矣！

當密支那已下，緬北攻勢作戰第一期終了之際，余部管彙集戰鬪經過詳

情，編印成冊，以紀其實。迨二期攻勢開始，重開史迪威公路後不久，余即奉新命，轉徙各地。致二期經過迄未續成，不無遺憾。今得見楊君所著「反攻緬甸」一書，報導自密支那至臘戍之戰鬥經過，稍釋吾心。斯篇雖非整個印緬戰役之全貌，其中於戰略戰術上之運用，記述尙渺，然於我軍將士作戰之忠勇艱苦，已有詳細之報導，即如何打通史迪威公路，亦可窺其端倪。爲抗戰史中紀錄下一段事蹟，當不無價值。用跋數語，以弁其端。

鄭 洞 國

卅五年秋
於長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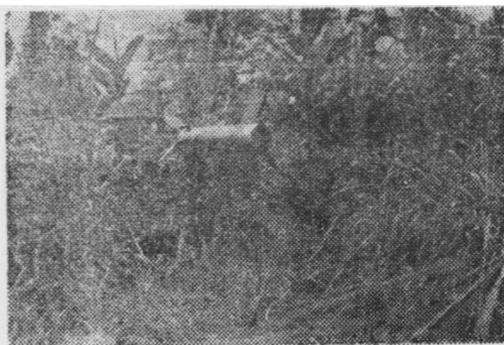
波
江

馱
馬
輜
重
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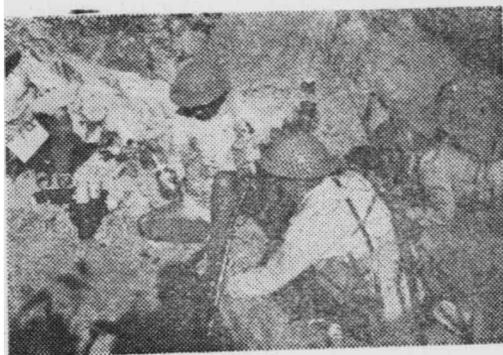


他們把一門山砲拆開來
着，鑽進原始的森林。

重機關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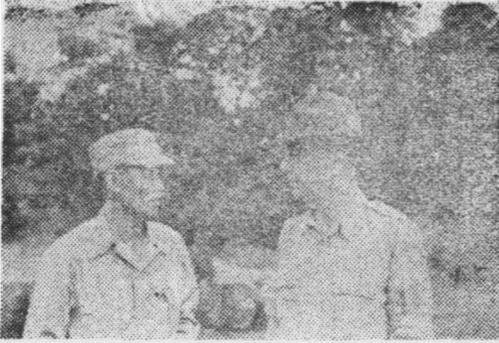
輕迫擊砲



重機槍敵前強渡之
姿態



中國駐印軍總指揮索爾登
將軍與新一軍孫立人軍長



孫軍長與新卅師師長唐守
治(左)新卅八師師長李鴻
(右)



坦克上的戰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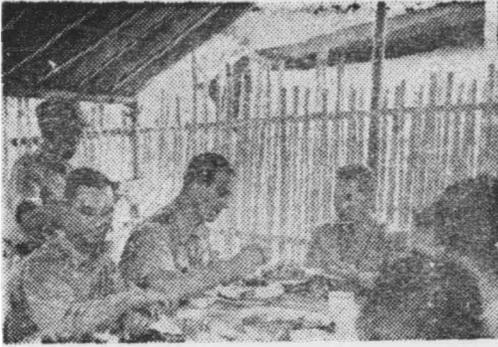


克孟拱八莫臘戍諸名城之李鴻將軍之
戰地英姿



擊攻車戰之緜前戍臘





東南亞盟軍統帥蒙巴頓
勳爵(中)在前綫之孫立
人(右)總部進餐。



臘戍前綫孫立人以無線電
話指揮步砲空協同之突擊
戰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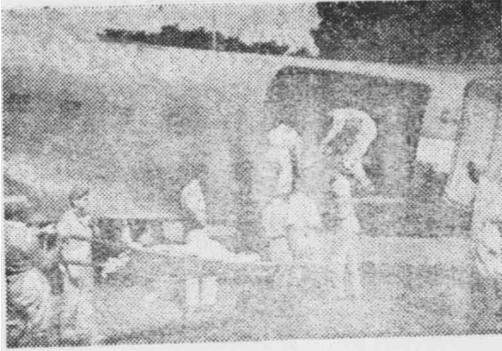
駐印軍(左)與滇西遠征軍
(右)會師之士兵

五十師師長潘裕昆與美軍
第十航空隊司令載維遜商
討陸空協同之計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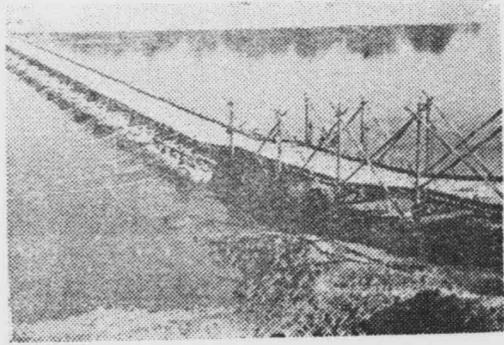
將領們視察八莫敵軍陣地（自左至右立人英軍第三十六師費司
登師長索爾登總指揮東南亞陸軍總司令李希將軍李鴻師長）





把傷兵運到後方去

橡皮浮橋



緬甸姑娘

倭屍遍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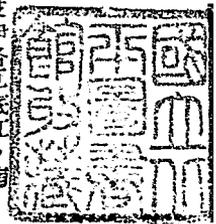
葉盡枝焦



我佛幸存



渡過伊洛瓦底江



一九四四年十月初旬，那些在緬北蠻荒地帶打了一年多苦仗的士兵們，又開始渡伊洛瓦底江，南下八莫了。他們自一九四三年初春進入印緬邊境的野人山中，在無人煙的原始山林中與敵人對峙了一個漫長的雨季，十月越野人山，在緬康河谷，孟拱河谷的森林中，在靈雨綿綿的雨季裡，和敵人對峙了一年，一年的戰鬥使他們沒有得到休息，東南亞盟軍總司令蒙巴頓勳爵說：「中國駐印軍是世界上作戰得最久的優秀軍隊。」的確，他們不又在長征了嗎。這幾天，我每天都到伊洛瓦底江的江邊去，看部隊過河的情形。

十月是雨季剛過，伊洛瓦底江仍是黃浪滾滾，美國人駕着小汽艇把岸上層層密密的弟兄們運過江去。他們無聲息地，赤着膊在工作，白皮膚不知在什麼時候被陽光曬的發了紅。江邊只聽到汽艇上的馬達聲，一切靜寂。着作戰的計劃在執行，這裡沒有一點煩躁和憂雜。士兵們都神氣自若地，有的還抽着香煙，瀟灑地吐出縹緲的煙圈來，他們的情緒並不是在作戰，好像老農夫慣例地耩着鋤頭走向田間去做日常的工作。戰爭！殺！這對於沙場的老戰士已不生刺激了。

像我樣，隨軍過了年餘的戰地生活，使我也不感覺到這是戰鬪的開始而有什麼恐懼。我就對於那小汽艇特別欣賞，特別感興趣。我會和兩三個朋友駕着這種小艇到伊江彎曲處炸過魚，但也曾把輕機槍架在艇上，從戰鬪的清底溫江作冒險的航行到泰洛。其實，小艇並不神秘，只是薄薄的木板釘成，外面加了一層保護的鐵皮，還有一個可以隨意搬下的裝着螺旋槳的小馬達。還有，將中間聯繫的鐵栓拿掉，牠就可變成兩隻，短小而靈活地航行於狹窄的河面。這種小艇是在美國造成的，經過不寧靜的海洋，運到加爾各答，再經千多里的孟加拉鐵道運到雷多，又從雷多空運到四百英里以外的前綫。每當我在荒蠻森林夾岸的原始河流中，發現這種小艇，我就深深感到現代的作戰前後方是沒有距離的，遠在萬里以外的華府，老早就在研究這裡作戰的環境，準備了這緬北戰場作戰的供應。

這是緬北第二次攻勢的開始。盟軍在緬甸戰場聯合作戰的形勢，分成了緬北戰區，緬中戰區（英法蘭區），緬南戰區。阿拉干區，緬北戰區是中國駐印軍與密爾利將軍所率領的少數美國突擊隊，英法兩區與阿拉干區是英印部隊。這時史迪威將軍已解除了中印緬戰區美軍總司令的職務，中印緬戰區劃分成中國戰區，印緬戰區，由索爾登將軍任印緬戰區美軍總司令兼中國駐印軍總指揮，湯洞國將軍任副總指揮，指揮中國部隊自密支那南下臘戍，打通中印公路，重開祖國的封鎖。

第二期攻勢開始，駐印軍的戰鬪編制也已加強，以新三十八師為基幹與新三十師編為新一軍，由

孫立人中將率領，以新二十二師爲基幹與五十師十四師編爲新六軍，由廖耀洲中將率領。現在新一軍擔任着正面的攻擊任務，以新三十八師沿密支那到八莫的公路前進，五十師沿鐵路走廊協助攻取卡薩，新二十二師則自八密公路與鐵路走廊間的荒無山嶺地帶前進，爲新一軍的右翼。而左翼則是祖國的依托。這次的遠軍，官兵們的情緒都特別愉快興奮，因爲他們在祖國邊沿掃蕩頑寇的兇鋒呵！

部隊出發之後，這Z.C.A.C.（北戰區的簡稱）神經中樞地密支那，就緊張起來。配屬國軍作戰的第十航空隊的戰術空軍隊，像車輪戰法似的總是四架八架的循環出動，去摧毀第一線的敵軍障礙。在密支那的上空，從天降到黑，每一分鐘都有二三十架輸送作戰供應物的運輸機在盤旋着，跑道上總有飛機在起飛或降落，有時還有那去仰光瓦城或是西貢海面破壞敵軍供應的戰略空軍隊的轟炸大隊，以雄偉的陣容在上空飛過。我每天從總部得來的消息：前線的部隊進展很順利，並沒有遭遇到多大抵抗，這和南康河谷孟拱河谷敵人步步頑抗比較起來，真是不可同日而語，敵人已經敗傷了膽，再加上他的補給不易，沒有有利的地形，他們是小會死守的。所以直到十月二十九日，我軍到達廟齊時以後，才遇到敵人堅強的抵抗。

廟齊在太平江的北岸，距離八莫只有二十二英里，敵人藉太平江的險阻，沿江構成了防禦工事。八莫之戰，是在這裡展開了外圍的爭奪。三十日我坐小型連絡機趕到前線，向師部借了匹馬，預

計直到黎明時團部去。因為我已明瞭北岸的敵人肅清了，再向前去也無遭遇狙擊的危險。同時太平江上也風平浪靜，大戰爆發的前夕，確像暴風雨欲來前一樣地沉寂。那天我選二小時的夜路，在戰地裡走夜路，真是提心吊膽。從黑暗處突然高叫的口令聲更使人緊張，到是該送我的那兩個兵。若無其事，口裡不時地哼着小調，我問他這條路上發現過敵人的埋伏沒有，他說現在敵人膽子小了，根本就不敢過河來，這晚上我還是沒有趕到團部，半路上碰到了衛生隊的舒隊長，他硬把我留下來，他告訴我團部今天下午又推進到一個新地方去了，晚上也找不到，同時恐怕與沿途哨兵發生誤會，因為這鬼距第一線只二英里。

這晚上，月明風清，舒隊長弄了一頓豐美的晚餐招待我，有新鮮的豬肉，清燉鷄，炒雞雜，這樣新鮮的菜，我在戰地還是第一次吃到哩。過去年餘來，在那少人煙的胡康河谷孟拱河谷裏要吃鮮菜，那真太難了。我們坐在竹林裡，那風移竹影的清雅環境，我們儘情地閒談，從雨季救護工作的困難，說到衛生隊要把一個受傷的戰士在受傷後二小時內從火線上抬下來施手術，再用飛機運送後方醫院，總共不過八小時；因為救護的迅速，將緬北作戰受傷的死亡率減少到千分之十六，現在前線的士兵。負傷了四五次的很多。這晚前線沉寂無槍聲，我們兩旁邊就點點黑絲絲特在夜色中的新隆喀巴山，山那邊是祖國。我們不禁想起祖國的慕戀，盼望戰爭的勝利和凱旋。野風吹來，就彷彿聞到敵國泥土的

芬芳。

第二天一早，趙團長派了馬來接我，上午到達團部，這個團是新三十八師第一一三團，曾有過光榮的歷史，在仁亭羌救出了七千英軍，現在我隨這個團觀光正面攻擊八莫的戰鬪。下午，我隨趙團長去太平洋前線，我們站在北岸的山上，俯瞰太平洋像一條黃色的衣帶，江對岸有樹木蒼鬱的小山，那是八〇七高地，山下是長着蘆葦的岸，岸前還有一片沙灘，我們就是渡了這五十公尺寬的水流着陸，但是這赤裸裸的沙灘又怎樣能掩護渡河的部隊呢？那些藏在蘆葦裡，山上樹林內的槍炮，都等着在沙灘上獵取食物呵！我看看趙團長威然的臉色，我知道他遭遇到正面渡河的困難情形。我看看滾滾而去的水，橫在河上的橋早就給破壞了，有一隻小船擱在沙灘上，靠岸邊的沙灘上有三具死屍，這是我們的尖兵追擊到太平洋邊時，有十幾個日本兵駕着船逃上對岸，給打死在沙灘上。

從山上看太平洋兩岸是靜寂的，也看不出什麼工事的痕跡來，完全是太平景象，可是事實上這裡却隱藏着大戰；在要離開那裡時，我笑問趙團長：「太平洋不知何日才得太平？」他聽了，肯定地回答我說：

『不出十天，我請你吃太平洋裡的魚。』

六勇士

六

我被炮聲驚醒了。

「昨天晚上，我們的六個弟兄過河去搜索了。啊！發現了障礙物交通壕，摸進敵人的掩蔽部，敵人在打鼾！敵人睡熟了。——怎麼？啊！都安全回來了。」我勉強地睜開矇矓的睡眼，看見楊副團長在聽電話，他很興奮地答應對方，這時天剛亮，山中的霧還低罩在樹梢，我們的迫擊砲聲夾着敵人的速射砲聲在擾亂清晨的沉靜。

這是太平江前線，我們的六勇士偷渡太平江去搜索的英勇故事。

當這個偷渡搜索還沒有變成故事的時候，太平江前線的情勢是這樣：太平江自滇西太平衝出國境後，即向北流經廟齊特再折向西南，在八莫以北三公里處入伊洛瓦底江。公路自廟齊特過江，沿太平江西岸南下十五英里，至摩毛克折向西行九英里到八莫，與太平江構成一個斜三角形，這斜三角形的尖端是太平江的彎曲河套部，有起伏的丘陵。敵人在八莫外圍的防禦，就依這三角形兩長邊的地形配備，以太平江為左翼防線，右翼在廟齊特與摩毛克的公路一線，以山林為掩護，構築堅強的前進陣地。

，伏强大部隊防阻自東面新隆喀巴山脈的迂迴襲擊，並企圖逆擊我強渡成功的部隊。而在河套部八〇七高地，據高臨下以火力封鎖太平江，監視齊爾特我軍強渡，即使我軍強渡成功，公路敵主力可趁我立足未穩之際，予以猛烈摧毀性逆襲一鼓撲滅強渡之我軍。彼並在三角地帶中心地新景置機動部隊策應兩面。這時敵已增強太平江南岸防禦，監視非常嚴密，大部隊偷渡似無隙可乘，在這種情勢下，敵我隔河對峙已三日。擔任正面主攻的趙團長認為像這樣拖延時日，將更增加攻擊的困難，決定先以斥候搜索廟齊特對岸八〇七高地敵工事位置，在一日黃昏他給原營長一個命令：

「在今天晚上，派搜兵六名，渡河至八〇七高地，偵察敵人陣地的位置和強度。」
於是勇敢的搜索故事是這樣開始了：

在十一月一日晚上八點鐘，初昇之月還沒有爬上新隆喀巴山嶺，新隆喀巴山麓的太平江迷離在幽暗的夜色中，但八〇七高地却溶着清潔的薄輝。這時搜兵長一等兵段仲權，率領着王大富，曾進祥，陳德，鄧善清，廖銀林五個人在偷渡太平江。這是深秋初冬的寒夜啊！江裡的水是多麼寒冷，他們還怕被敵人發覺，不敢在水面上游過去，僅將頭浮在一個用膠布緊繫着衣服的保險圈內，整個的身體和四肢都浸在凜冷的寒流中，幾次他們都冷得要失去知覺，但生的本能使他們撐着渡過這一百碼寬的寒流，到達對岸時，他們冷得站不起來，牙齒顫抖得齶。水流是那樣急，他們都被沖下去很遠，各人

上岸不是在一個地方，彼此因此失去了聯絡；這裡已是敵人警戒地區，不能發聲聯絡，搜兵長段仲權費盡了心機，才將六個人集合在一起，但這時已是半夜了。

他們開始從岸邊的開濶地的草叢裡向山地爬進，草叢裡的蚊蟲螞蟻聯合向他們猛烈攻擊，他們沒有理會，因為沒有時間也無心去防止這些小生物對他們的傷害，他們的心都在跳動，都在揣想：前面山脚就有敵人的機關槍巢，只要有一些響動給敵人發覺，那黑暗的樹林內就會吐出鮮紅的火舌來，一切的希望都要消滅。

當他們看不到山坡上的白色的寶塔時，已穿過了危險的開濶地，到達山脚了。在月光中有一條清晰的上坡路，像通到寶塔的地方。他們沒有沿這條路上山去，從山脚的樹林向左走，樹林內沒有障礙，他們平安的到了公路上，公路上沒有一點動靜，四野也是靜悄悄的，他們沿公路走了一段，發現一條上山的小路，路上沒有草，他們怕暴露目標所以從路兩旁的樹叢中向山上爬進，爬不多遠，碰到了一處柴蕪絲網，都不自禁地緊張起來，這是敵人的陣地呵！撞進去只要機關槍一響，就沒有活的希望了，但是任務是要偵察敵人陣地的位置和強度，不進去怎能知道確實的情形？「撞進去了就是死在敵人的機槍下，只要放起一個信號，我們就會把這塊土地翻過來，讓後來的弟兄們平安過去，軍人執行任務，不成功就成仁。」搜兵長下了決心，他輕聲地重複勉勵他的同伴：「只要槍響，就放信號，讓

們死在自己的砲彈下，只要這個陣地毀滅了。」他輕捷地鑽過了鹿柴鐵絲網，敵人的槍並沒有響，一切是靜悄悄的，後面的五個弟兄就跟着過去，繼續前進，意料中又發現了交通壕，他們屏息靜聽，壕中沒有一點響動，於是他們靜靜地偵察，明白了這條交通壕的伸延方向，越過壕又走，繞到一個暴露的山頭，那裡有兩棟茅房，有一棵獨立的大樹，在大樹下發現一個掩蔽部，掩蔽部內是黑漆漆的，看不出有什麼，王大富一個人摸了過去，裡面有響聲，他急忙出來，說裡面有人睡覺，搜兵長從自己摸進去，摸着電話機，他想將電話機拿走，又拆不下來，他只拿着一包二十支裝的興亞牌紙烟出來，可是沒有驚動裡面的人。

這時，天快要黑了，他們急忙從原路下山，到江邊時天已發白，敵人驟然發現了他們，用輕重機關槍連射砲轟擊，我們的砲火也猛烈還擊掩護他們渡河，他們都安全回到自己的陣地，這勇敢的偷渡搜索故事，也就在隆隆的砲聲中結束了。

砲聲還沒有終止時，在指揮所裡，趙團長楊副團長和空軍聯絡官蒲爾遜中尉已開始討論剛才得到的搜索報告，對照着空中攝影圖，研究敵軍在對岸的配備，趙團長認為要在南岸建立橋頭堡，掩護大部隊渡河，須先炸毀八〇七高地敵防禦陣地，於是決定以空軍轟炸高地據點。蒲爾遜中尉即將該據點在空中攝影地圖上所落的坐標，電告空軍基地，要求在今天下午二時派飛機來轟炸。

下午一時，陽光高照，蔚藍的天空是那麽深遠。蒲爾遜已在北面六〇〇高地向寶塔上架設對空聯絡站，我站在寶塔上遠望八〇七高地青色的森林，和彎曲的太平洋，邊裡距八〇七高地是二千碼，可以看見對面山坡上白塔附近有翻着黃土的砲彈彈着點。

到一時五十分，蒲爾遜中尉開始和裏地出動的飛機聯絡，指示轟炸目標：

「白塔以東一線森林內，敵人已設了陣地，白塔以南二百碼的小林空，是砲兵陣地。」

無線電的說話聲，使每個人都興奮起來，搖發電機的人更是搖得快了，漸漸地可聽到飛機聲自遠而近，二時正，四架一式戰鬪轟炸機，成一字陣容在空中出現，那白色的機身，轉彎時爲陽光的反射閃着耀眼的銀光，每個人都歡呼起來，攝影師忙着對鏡頭，飛機在八〇七高地上空盤旋一圈，就從東面三千英尺的高空俯衝下來，我從望遠鏡中看見機翼下的兩枝三二〇磅重的炸彈，飛機發出尖銳的嘶聲向地面俯衝，只見機尾冒出一條白氣，一個炸彈就掉下來，成四十五度的角度向地面跳躍般地急墜，炸彈斜落得太厲害，我真怕偏差太大炸不中，但是却正落在目標上，我心中突然一動，以爲一定有着爆炸的巨響，然而沒有響聲，只見一股黑煙沖起，半分鐘後我才聽到像地裂般的一聲爆炸，河山都爲之震動。我在祖國的山城，飽受敵人的長期轟炸，在防空洞裡悶了一肚子的憤恨之氣，今天看到炸彈也落在敵人的頭上，而且我又興奮地望着炸彈開花，內心中復仇的喜悅，憤恨之氣都隨着開花

的炸彈而消散了，飛機一架接着一架俯衝，投彈，炸彈爆炸時的黑煙在山腰間連成一線。

炸彈投完，俯衝掃射又來了，這是多麼令人恐怖呵！機關槍在空中「咯咯」的怒吼，密集的火流穿進樹林，尖銳刺耳的俯衝聲，在我們這一邊，這一切都是興奮極了呵！去搜索過的王大富在高聲喊：「正在那塊地方，子彈都射到那裡。」

大地震撼起來了，曳光的紅色火流向樹林裡鑽，敵人在火流下慘叫，太平江上起了復仇的咆哮。

八莫外圍的突擊

一一一

現在是雨季剛過，太平江還是一條波濤洶湧的洪流。我軍以渡江工具的缺乏，被阻於北岸，形成隔江對峙的膠着狀態，這時太平江前線是平靜無事，僅在黃昏拂曉，有我軍的砲擊。

正面的攻擊因太平江的險阻進展困難，我軍對八莫的攻勢也就重新佈置，在十一月三日李將軍開始以主力東移，越新隆喀巴山迂迴側擊公路，適支主力沿國境山地攀越而下，渡過太平江上游，以雷擊之勢摧毀新隆喀巴山脈敵軍各據點後，向西進，出山地，在八日攻入八莫東九英里處之摩毛克。沉寂有十日的八莫外圍戰鬪，就因我軍突入太平江與公路的三角地帶的樞紐摩毛克而轉換，同時另路由山路西下的迂迴隊，又在九日佔領十七至十八英里間的一段公路，將廟齊特至八莫公路截成數段，三角地帶之敵就處於崩潰的狀態。

這時太平江北岸我軍正趕編竹筏，作渡河佈置，五日上午我隨團長乘機觀察太平江前線。飛機起飛後，就看見蜿蜒的太平江悠悠西去，小飛機在空中低翔着，輕巧得像江上的一葉小舟，飛機沿江北低低的側飛，就清清楚楚看出南岸是一片開闊的稻田，有三種着金色的稻子，有些却是荒蕪了，那

遍荒田中四五十隻成羣的水牛倦伏着，數不清的白色鷓鴣和黑色烏鴉憩息在牛背上；我注意江岸，長着很深的草，敵人的江防工事一點也不能發現，這是一個散兵孔也不見。沿江兩岸這一線稻田，有一千碼寬，除了一些雜草和稻子外，沒有甚麼掩蔽物，過河部隊要完全暴露於敵火網下，但在南來克、南旁及馬于賓的村落中有少數的森林，尚可利用。飛機沿太平洋江向西南飛行，不久就到叉河口，在洛瓦底江靜靜地躺在雲下，這時趙團長坐的飛機漸漸上升，我坐的飛機也跟着上升，因為我們已到八莫城郊，飛機是高高地升在伊江的上空了。我看到城裏縱橫的馬路，有白的紅的洋房，房子并不像我國街道那樣的密集，是東一所西一棟的安插在樹林裡，像一個現代的村莊。八莫城緊靠伊江東岸，城東北東南是湖，恰好保護了城的頭部腳部，城是一個長方形，長五千碼寬二千碼，城中馬路上看不到人行走，也沒有敵人的高射炮火。八莫城整個像死了一樣。我們沿公路飛行，公路上依然看不到人影，我想敵人大概是被炸怕了，一聽到飛機響就鑽到洞裡去。

當日晚間，趙團長根據空中視察結果，決定了渡河計劃，選擇廟旁特至馬于賓六英里長的一段河爲渡河地帶，廟旁特南來克馬于賓三處爲渡河點，渡河的步驟是先在南岸特偷渡，若偷渡不成，則轉爲伴渡，同時於南來克馬于賓強渡，務求成功一點而確保，計劃決定後的兩日中，北岸我軍積極作渡河佈置，集結山炮十門，重砲四門掩護強渡。

八日我們得到陳團攻入廖毛克的電訊，同時我軍主力東移的運動敵人也發覺了，所以陳團攻到廖毛克後，戰事是非常的激烈，這時我們判斷敵人的兵力可能吸引於公路一線，南岸的防禦，只能是空虛的。

趙團長見時機已成熟，決定在晚間從廟齊特偷渡，偷渡開始是在八時。我們以曾過河搜索過一次的六勇士先，南岸搜索敵情，他們回來報告江東岸無敵軍警戒，頭營的一排人，就偷渡過去，在江岸築橋頭陣地，接着又一連人過去，這一連就直向八〇七高地衝鋒，這個突然的猛襲，很迅速的將敵人的抵抗摧毀，他們搶奪高地後，已控制三角地帶的尖端，部隊就徹夜渡江，原先預定在南來克渡江的孫營也連夜調到廟齊特過江。

九日晨我隨趙團長過江，這時我軍已有兩營渡過太平洋江，當時的攻勢佈置是分兩路，一路以一連沿公路南進，與我切斷公路部隊會合，一路主力即沿太平洋推進。

我們至八〇七高地參觀敵陣，敵工事大部被炸毀，已塌的掩蔽部內有許多氈子和米，我不禁嚮往於二日在寶塔上觀轟炸的情景。

趙團長以敵沿江防禦單薄，欲乘虛直入八莫，就趕至尖兵連後督進，我們距離尖兵連二百碼，步兵因搜索前進走得慢，我們只是緩步的跟着，現在是秋高氣爽的季节，在這熱帶地方雖沒有紅葉點

綴秋色，但長空萬里，陽光不炎，仍不失去秋意。我們是一個戰國的隊在田戰國的刀尖刺敵人的心臟，但在勝利的進軍中，眼前景色却無戰場意味，我感覺到這是在作一個愉快的秋季郊外的旅行。

我們進入每一個村莊，白夷和緬民都列隊獻花歡迎，每一個人的臉都是喜笑顏開的，他們感激中國軍隊將他們從惡魔手中解救出來。那拿着雞、米、雞蛋、香蕉等來慰勞中國的戰士們，但中國官長已命令士兵不准接受民衆的禮物，他們二手捧着盆子望着中國戰士過，他們心裏很詫異着爲什麼中國兵不要他們的東西，因爲「皇軍」無論見到什麼就要拿走的。堤岸村的土司對趙團長說：「我真感激你們來得快，日本人跟我今天繳三十磅軍火，現在我可以不給他們了。」他說他還養了一隻百多斤的豬，預備招待中國的大官，要留我們吃飯，殺這隻豬招待我們，我們懇切的謝却他的美意，說要趕到八莫去，他頗爲不悅，因爲他覺得這對他好像是不光榮的。

當我們要進入南來京村的時候突然村中有敵人輕機槍掃射，接着我們的六〇迫擊砲吊了兩發就沉寂了，我們進入村子，許連長報告團長：「剛才隊伍到村子裏時，有七個敵人很慌張的從老百姓家裏跑出來，向搜兵盲目掃射了兩個彈夾，我們的六〇迫擊砲吊了兩發，敵人就丟下兩個空彈夾，向東南跑了。」今日皇軍成了喪家之犬。

我們繼續前進到南旁村宿營。黃昏時我軍到達馬子賓，遭遇敵人強烈的抵抗。南旁距火線僅二千

兩，在清靜靜的深夜中，敵我槍聲清晰可辨。當晚北岸樹營在馬于賓徹夜渡江，於是我們的部隊完全渡過太平江，主力集中於南岸一線了。

敵人據守馬于賓的兵力，是第二師團搜索聯隊的兩個加強小隊，兵力雖不多，但自動武器甚多，他們扼守小河阻我軍前進。以馬于賓的地形講，對我們是非常的不利，因為右邊是江，左邊是水湖地帶，中間是一條長二千碼的馬路，而且馬路兩旁是稻田，只要一出南旁村就可望見馬于賓，地形是這樣的開闊，我們不便冒險前進，部隊都集於南旁，運展不開，然而事實上我們必須突破這一點，才能展開對八草的攻擊。

十日下午我再去前線，參觀步砲協同攻擊。出南旁村後，就是一條復直的馬路，馬路已經破壞。每隔二百碼挖有一條十碼寬防坦克的溝，到前線我見到孫蔚民營長，他見敵人將橋破壞，守着河岸，小河裡污泥很深，不能徒涉過去，想迂迴到敵人後面去，又因左面丹水湖不能走，現在只有一個硬攻的辦法，把這一點毀滅。

兩點鐘的時候，我們的砲隊開始向敵陣地轟擊，並走了一個車機槍掩護去觀察，這挺是封鎖橋頭一線，前面是一百五十碼空隙的開闊地，從掩護的砲隊中，可以看見河岸的小高地，小高地有白色的房子。我們迫擊砲指示的烟柱強就落在小高地的樹林內，砲藥也集中這一點，砲彈呼呼的飛過，小

高地烟塵蔽天，連白色的房子也看不見了。迫擊炮也向河岸林緣一線猛轟，這時機槍響得像燃放鞭炮似的，外面樹葉木屑亂飛，雖然我明明知道是我們攻擊，可是我有些心跳，一望望槍手，他正閉着左眼，緊扣着扳機在掃射。突然交通壕中一聲爆炸，一個弟兄被炸傷了，他的左臂在流血。

『榴榴彈！榴榴彈！』受傷的弟兄在喊。

接着又是幾聲爆炸，聲音是在後面。以後槍砲聲乒乓球混成一團。我也分不出那種聲音是屬於我們的。掩護充滿了碰礮氣，我感到難受，頭暈腦脹，我想出去透口氣，外面曳光的火光又是那麼低。槍聲稍稀，我再看外面那個受傷的弟兄，不知在何時被救護下去了。

一小時的轟擊，敵人的陣地被摧毀大半，但還有三挺機槍未消滅，我們沒有衝過河去。

十一日拂曉，我們再發動進攻，摧毀敵人的抵抗，佔領馬于賓。我們就像決口前洪流，向八莫衝去，一日內連克古力毛平兩個村落，十二日就挺進到八莫城北四英里的沙班。

沙班的地形和馬于賓一樣，敵人斷橋隔河堅守，而且這條河又是陸岸，從岸上不能下去，我們到這裡後又受到地形的阻礙，當時部隊長攻取八莫的企圖心切，覺得從困難的地形進攻，太耽誤，給敵人有從容佈置的機會，我們決不能讓密支那的故事重演，所以決計冒險迂迴深入，突一個噴噴衝奪主突入八莫，即算陷入城中，有空中的補給仍舊可以作戰，於是在沙班僅留二連八與敵八對峙，并以

強大砲火轟擊敵陣，吸引敵人注意力，而主力在十三日却秘密開路向八莫南下。這支奇襲隊，十四日在八莫東三里處出現，將八莫摩毛克間的敵公路交通切斷，即以一部沿公路向八莫機場進迫，公路敵軍抵抗非常猛烈。十五日敵人向我猛烈反撲，均被我以猛烈火力擊退，十五日晚，敵又以坦克四輛衝擊，當被我火箭擊毀二輛，這是駐印軍裝備的防坦克的新武器第一次揚威，也是敵人在緬北第一次使用坦克作戰。敵人用坦克衝擊沒有成功，他打通八莫摩毛克的企圖也就被我毀滅。

當切斷公路時，我們突擊八莫的主力並未停留，仍躍過公路，向南秘密開路前進，十五日原道一營長所屬之許強連，首先突入八莫城南市區，敵人沒有料到我們進展這樣神速，以為神兵天降，倉皇應戰，我們一鼓氣就攻佔敵人的陣地，突破他的內圍圈，奪獲彈藥庫房二所，有山砲迫擊砲彈千餘發。同時孫營連夜西進，於十六日晨到伊洛瓦底江東岸，并以一部南下至八莫市郊二哩處之漢特村，佔領小河的北岸，阻敵軍北上夾擊，於是我們完成對八莫的北東兩三面包圍圈。

這時八莫外圍摩毛克的殘敵，雖尚未完全肅清，但已包圍痛殲中，我軍仍沿公路前進與八莫東郊我軍會合，同時另部我軍亦出摩毛克南下，於八莫南十二英里處切斷八臘公路，防阻南坎之敵北上增援，我們已完成對八莫的攻城佈置。

攻城

十七日中午時分，我和趙團長到八莫城，這時八莫城是非常沉寂，我們走在陽光照耀下的柏油馬路上，敵人沒有向我們開砲，也沒有聽到一聲鎗響，八莫城是沉靜的。八莫城並沒有城牆，所以它沒有邊疆古城的風味，八莫的水湖很多，有樹木，有起伏的小丘陵，而且，有光潔的柏油馬路，它是一個幽美樸素的現代化村莊，假如我不是看見弟兄們在購築工事，就簡直不相信這裡是一個拚命的戰場；打仗的事也是很奇怪的，只要有命令，成千的人就會衝鋒，一塊很美麗的地方，就會被砲火毀滅，而且有無數的人流血犧牲。

走進一個樹林時，原道一營長在迎接我們，這裡是他們的營指揮所，旁邊是迫擊砲陣地，我問原營長：

『前面怎樣？』

『我這一營沿八臘公路推進，第二營沿江邊推進，現在已連成一線，前面距八密八臘公路交叉點約二千呎。』

「這裡到第一線呢？」

「二百五十碼。」

原營長拿空中攝影圖和趙團長研究地形，我的視線也移到圖上：在伊洛瓦底江東岸，有許多白塊，那是八莫城的街道和房屋，還有兩條很粗的白線，一條是向東去摩毛克通密支那，一條是南去磨坎通臘戍，那就是八密八臘公路，這一條公路在市區相接，譬如我們拿這兩條公路的交叉點來說，明八莫市區的範圍，那末在這交叉點以西二八〇〇呎，是伊洛瓦底江，東四六〇〇呎，北六〇〇〇呎，南一〇八〇〇呎以內，是八莫市區，這交叉點的南北是草澤地帶，有彎彎曲曲的水，成半圓形包圍着蘇江一帶商業區。

我軍自完成對八莫的三面包圍圈，十五日突入八莫城南市區後，八莫內圍防禦就被突破一個裂口，我們統利的攻勢就由這一裂口擴大，緊壓在八密八莫公路交叉點以南二千呎，自伊江邊到八臘公路一線。八莫敵人感受到嚴重的威脅，慌忙將被我軍吸引於北面的兵丁趕調來堵擊。現在我軍在八莫東北兩面合圍的部隊。距八莫北面有四英里，東面有三英里半。

原營長陪我們去第一線，出樹林就是八臘公路，公路很直，只是因地勢的起伏和樹林的掩蔽，並看不到公路的交叉點，原營長指着馬路右邊一所大白色洋房說：

那裡是中央航空公司，有敵人堅強的陣地。我們因爲太接近敵人，不敢沿馬路走，而從馬路左邊的草叢裡走上一個小高地，小高地是人造的，突起地面約二十公尺高，站在小高地上可以清清楚楚看見中央航空公司那所白屋，白屋中了炸彈，被炸去半邊。小高地前面是開闊地。開闊地前面是湖，湖那邊是房屋樹林，而且那裡就是公路交叉點。那所白洋房看去似乎很近，白洋屋右前方附近是樹林，砲兵觀測員指着樹林告訴我：

「那林後有個重機槍掩體」

我仔細一看，樹林邊上果然有一個掩體，而且槍口正對着我們這裡，我不由得有些寒心。

「現在線斷了，不能開陣地通話，等一下線查通了，我就要將這個機槍巢消滅。」

「願你成功，讓你們少流幾滴血。」我用鼓勵的語氣說。我很欽佩這位年青的觀測員，不願危險在這敵人火力集中的地方觀察。

走下那小高地，我們向江邊去第二營。途中碰到孫尉民營長來接，我們就一道去江邊。到油塔時第六連的弟兄們正在向北推進，他們的距離拉得很遠，都彎着腰悄悄地前進，有時又蹲下來，待前面的人招手，才小心翼翼地跟上去。李元連長說：前面是盤壘區，敵人在那紅色的洋房附近築有水泥工事，現在他們向紅屋接近，預備在下午來一個試探攻擊，我望望前面，從樹林的空隙裡可看見紅屋的

屋頂，我們距紅屋大概一百五十碼，可是草木太茂盛，也看不出那裡的真像。只看見弟兄們一個個的消失在草叢裡。

再向西到一個涯地邊，涯地很開闊，視線沒有障礙，可以眺望清澈的伊江，伊江水面很闊，有一千多碼，江中有很大的沙洲，涯地那邊就是江邊的馬路，第五連正沿馬路前進，但是這裡地形很暴露，所以，第五連的進展很困難。

我們已沿八莫城南走了一千碼，這是突入八莫城南，從江邊到八臘公路的一千碼長的戰線，當我軍沿太平洋南下時候，這裡還是敵人的後方，敵人沒有料到我們會猛然突入的後門，現在敵人逃生的希望是沒有了。

我們從來的路圍去，參觀了五所砲彈庫房，當我拿起那些烏黑的八一迫擊砲彈正觀看時，我軍的砲開始向第一營正面轟擊，敵人的砲却不還擊。我想敵人失去了三千多發砲彈，他們的砲彈不會多放的。

經過小高地的瞭望所時，我又跑上小高地，因為我心裡懸掛着那林的機關槍巢，我一見觀測員就問：

「剛才的砲打得怎樣？」

「打了二十四發，那個機槍就打翻了。」他高興地說。

我也高興極了，沒有回他的話。就拿望遠鏡來看，那塊二十公尺見方的土地上，泥土都翻轉過來了，像剛耕過一樣，那個掩體更不必說，掩體的木頭都打得橫一根豎一根。

「你要低一點，這樣站着太暴露。」觀測員在關照我。

我沒有理他，我實在捨不得離開這一個洩恨的畫面，我還是昂然站着。我底視線慢慢地移到樹枝上，有三塊破布掛在樹枝上，我想掩體內的皇軍都玉碎了。

「砰！碰！」發敵人的速射砲彈，在小高地前面三十公尺處爆炸，我只覺得眼前黑煙一冒。

「臥倒！」觀測員急喊。

我趕緊滾進交通壕，接着兩發砲彈又響了，像在小高地前面地腳下爆炸。我嚇得心志不安地跳，慚愧沒有聽從觀測員的話，將敵人的砲彈惹來，連累了大家的安全，敵人的砲越來越厲害，左右前後亂響，一些泥屑跳到我的身上來，我將臉緊貼着地面，動也不敢動，間或望一下觀測員，他沒有驚慌的形色，也沒有埋怨我一句，甚至連埋怨的臉色都沒有，在這時他反而蹲起來，彎着腰將頭伸向前觀察，我心裡真是難過，對他的忠於職守更加欽佩，那種勇於犧牲的精神啊！使我到不好意思喊他，我只拉拉他的褲子，意思是叫他坐下來，他回頭望了望我，將右手濡了兩濕，隨即搖電話：

「接砲兵陣地。」

「營長嗎？現在敵人速射砲在射擊，我要求五十發制壓……第三目標偏有二百碼。」

「準備好了嗎！各放一發。」

「發射完畢，聽到的。」

我聽到我們山砲的出口聲，心裡就安靜起來了，雖然敵人的砲還在轟着。一忽，砲彈嘶嘶地飛過，接着前面就傳來了四聲爆炸，我們的砲響過後，敵人的砲就不響了，觀測員笑着對我說：

「現在你可以趁這個機會走了。」

我站起和他握別，內心的感動使我說不出一句話來，我只緊緊地握着他的手，他還笑着說：

「這次害你受驚了。」

我懷着一顆不安的心，離開那勇敢的觀測員，走下小高地時，我還聽到他的聲音：

「原距離，效力射，各放五發。」

在我們的砲聲中，我走回第一營營部，趙團長正在對原營長孫營長指示攻擊計劃：

「本團已經完成對八莫的三面合圍，今後的任務是在縮小包圍圈，完全消滅八莫城的守軍，不能以佔領為滿足，現在你們兩營已深入八莫城前，突破八莫內圍防禦，我們的企圖敵人已經發現，我們

應該趁敵人兵力吸引於北面，來不及抽調的時候。乘機挺進，能進一寸就進一寸，同時要確保已佔領的陣地，嚴密注意敵人的行動，絕不能讓一個敵人漏網。今天我就住在第一營右側和你們一起攻城。」

下午各路進軍的消息時時傳來，東面沿八密公路推進的第二營已經抵達飛機場，南面孫原兩營，都已接近盤墨區與中央航空公司，完成攻擊佈置。

午後的空氣很不安靜，時時有我們威力搜索前進的鎗聲。敵人大概也是想襲擊我們的後援部隊，用速射砲不時向我交通線上擾亂射擊，害得我進了幾次掩蔽部，其實我們住的地方距馬路有二百碼，破片是打不到的，但是敵人的砲總是偏差太大，有幾砲僅距離我四十碼，一塊破片將我頭上的樹枝打斷，一根樹枝掉了下來，落在我的頭上，嚇了我一大跳，才和團長將行李搬到掩蔽部裡，打消原來露宿的念頭，這個掩蔽部是敵人造的，附近又有交通壕，這些都是敵人的內圍工事。被我們巧妙地拿過來了。

黃昏的時候，傳來一個不幸的消息，沿江邊推進的第五連連長陣亡，還傷了兩個弟兄，同時因地形開闊的緣故，前進已為敵人火力所迫，全團立即奉命第五連停止前進，趕築工事，防敵人反撲，這個沉痛的消息傳來後，都有些難過，趙團長感嘆地說：

「我們的幹部企圖太旺盛，一個連長也跑到瘦兵的位置去。」

我沒有回答他的話，爲他連長的死，我的心中有無盡的哀弔，在整個緬北戰爭中，我們低級幹部都表現了優越的勇敢精神，這種精神的表現，使緬北的戰爭勝利，而使許多的敵人喪命，但是爲着這優越勇敢精神的表現，我們有許多低級幹部毅然殉國，我們如不細細地去沉思，那裡會知道使人快樂的勝利捷報，是我們的血換來的。

空氣正沉痛的時候，第十航空隊派來的空軍聯絡電台來了，亂了一陣，又看着他們討論明天轟炸的目標，也將不愉快的心情丟開了。

天剛剛黑，槍砲聲就響起來了。

這時是五時四十分，我和趙團長正在掩蔽部裡談着明天攻擊的事。槍砲聲愈響愈激烈，最初還只是在第一營那個方向，後來連整個南面一線，也都是槍砲聲，而且有一挺輕機槍正對着我們這個方向射擊，咯咯……的聲音怪尖銳，混亂的槍聲敲在我底心上，感到有些不安，但是我還裝着若無其事的样子。很鎮靜地和趙團長談着：

「敵人大概來反撲了。」

「頂歡喜，我們把工事做好了，他肯送上來，正好收戰果。」

趙團長真是若無其事的，他一面和我談話，一面翻着我帶來的那本生活畫報。

槍聲咆哮越發越急，而且連我們住的後面也有「拍真」三八式的槍聲，我有點心慌，擔心敵人從後面衝上來，我問趙團長：

「怎麼後面也有敵人的槍聲？」

「大概是廖七兄弟散出來的敵人，想進城去。」他還是很泰然的答覆我，我又稍微安定點，我也想到後面二英里還有第四連對峙西警戒，再後面十二英里有陳團對南坎警戒，敵人大部隊是不可能衝上來的。同時後面沒有我們的槍聲。突然，電話鈴響了。

「……準備火箭，要火箭手沉着射擊，彈藥我派人連夜趕送。」

我聽趙團長這樣說，知道敵人的戰車衝上來了，我察問他情形怎樣，他還未放下聽筒，鈴又響了。

「準備火箭，沉着射擊。」他說完，正預備對我說話，電鈴又響。……

「準備火箭，沉着射擊……現在敵人全線反撲，你那方面要誓死抵住，不然，這方面的補給就會被切斷，你那那連開鑿着整個戰局，你要負責負起你的責任。」

我知道剛才的電話是第三營楊營長打來的，而且敵人也以戰車向他那裡反撲，趙團長命令他用死

來抵敵，現在情況是非常的緊急，假如第三營有點差失，我們的後路就宣告斷絕，我真擔心這一面，因為第三營的防務自太平江南岸到八密公路拉長七公里，兵力過於分散，使敵在八密公路上能兵力不致五個排，假如敵人知道這個虛實，集中兵力沿八密公路來一個中央突破，正好將我們十三公里的補給線切成兩段，我們不能得到來自太平江北岸的補給，那末明天拂曉敵人從前面來一個總攻，一切的事情就會不堪設想。

趙團長沒有放下聽筒，接着喊：

「接給養站，——是三九四七嗎？現在敵人全線反撲，戰鬥非常激烈，你們趕緊把所有的運輸力量，運送火箭彈，六〇八一，輕重機槍彈，限今晚十二時送到。」

他掛斷了線，回頭對我說：

「敵人的花樣又來了，總想趁我們立腳未穩的時候，來找點便宜，那他就找錯了對頭。」

趙團長似乎是很有把握，但是，他沒有告訴我前面的戰況，而且槍炮聲又是更激烈，我猜想前面的情況一定不怎樣的好，心總禁不住地慌起來，連呼吸也不知在何時急促起來，我聽着機關槍聲是這樣激烈，心裡的思潮頓時千端萬端的在變化，一時想到的，都是不好的事，而且愈想愈緊張。突然，電話鈴急響，趙團長又拿起了聽筒，我看他的神氣好像比以前有些不同。

『怎麼？衝得太厲害？』他的聲音有些緊張，但很快又鎮靜起來，他接著從容地說：『你還要鎮靜一點，假如戰車衝得太厲害，可以停止射擊，現在只要阻止敵人的步兵，確保陣地……：彈藥在今晚二點鐘可以送到，在彈藥沒有送到以前要盡量節省，機槍改點放，同時敵人不到面前不准射擊。趙團長的話氣突然激烈：『彈藥現在我這裡一發都沒有，用完了就用刺刀，陣地要絕對確保。』

現在外面的槍聲，像烈火煮粥樣，混成一片，分不出敵我的槍聲來，而且槍聲中還夾着手榴彈的爆炸聲，我知道戰爭已進入三戰階段，但是我反而比以前鎮靜，我知道慌是沒有用的，現在要想辦法對付未來的局面。現在我們在八莫內圍攻城的兵力，僅一個團，而且這一團人的包圍圈拉長有十六英里，在八密公路以北到太平洋江是第三營，在八臘公路到伊洛瓦底江邊兩個營，這二個營中有一個連是在漢特對南坎警戒，事實上現在我們緊壓八莫城南的兵力只有五個連，這五個連成一千碼的一線配備，當然這方面的陣地是相當堅強，但是我們沒有預備隊，而且從八密公路到八臘公路中間還有九十度的空隙，我們住的地方，因為想避免砲火，就選擇靠近這個空隙的所在，我提心吊膽地恐敵人從這個空隙處乘機而出，我問趙團長：

『剛才那裡來的電話？』

『第二營。』

我聽了放下心來，知道敵人的目標是江邊一線。忽然，牛排長進來報告趙團長，現在敵人放了許多紅色信號槍，我猜想是敵人總攻的信號，隨着起身往外面去看，走出掩蔽部的時候，我聽見趙團長在搖電話。

「蘇營長嗎？現在敵人反撲很兇，請你趕快制壓。」

走到外面，槍炮聲更是顯着熱鬧，頭上飛過的子彈，啾啾的在叫，我發現有三挺機關槍，正向我這裡射擊，可是子彈飛得很高。夜的戰場是美麗的，有爆炸的火花閃爍飛舞，我昂首望，灰色的天空裡那紅色的信號像放東洋燈火樣的，從地面衝上高高的天際，又拖長一條尾巴倒插下來，天空間許多的紅線在顯在滅。「拍——貫」，我聽到在我旁邊五十碼地方一聲三八式，接着我們的衝鋒槍「咯咯……」連放，我趕，臥倒，把小自動騎槍上膛，但是槍聲停止了，我猜想大多數的敵人從空隙裡衝出來，要不然就是糜毛克衝散的敵人想摸進城去，或者那敵，已經被我們的衝鋒槍打死了。這時前線上我們的槍聲漸漸地稀落，只剩下敵人密集的槍聲，我再看前面時，有一股紅光升起，以距離推測，無火光正在火線上，我想大概是敵人的坦克車被擊中起火的。我又聽到東邊「貫貫」的砲聲，我們的砲隊開始制壓了，我舉眼望着天空，迎接我們的砲彈，雖然我看不見它，但我聽到成群的砲彈飛過時，那雄威的響聲使人興奮，我的視線隨着彈道的聲音看到前面：首先是閃着亮亮的火花；接着驚人的轟隆

炸聲連續傳來。晚間的空中爆炸實在是使人恐怖，在這種炮擊下，敵人的後備隊是無論如何不能增援的，砲擊在激烈地進行，似乎每一聲爆炸，心口就感到一種壓力。這時敵人的槍聲漸漸少了，敵人的進攻大概頓挫了，我從地上爬起來，走進掩蔽部，趙團長見我精神很高興地說：

「敵人的攻勢已經頓挫，兩部坦克車被打中起火，剛才楊營長來電話。」

「敵人嘗到了這個味道，大概曉得厲害了。」

「不見得，日本人的事最難說。」他聽了這句話，稍微停一下，他好像并不以為敵人受了這一打擊就會灰心，不過他相信今天晚上是會決定今後我軍攻城戰的形勢，他繼續說：「今天晚上是定軍山的一刀。」

這時，砲擊已經停止，槍聲也沒有了，前線沉寂得像死了一樣，我看錶正六點一刻。

七時十五分，鎗炮聲又起，敵人又開始反撲，從電話裡得到的消息，敵方只用戰車衝鋒，步兵並沒有衝上來，都躲在工事裡放鎗，敵人這一次的攻勢僅在第一二營方面，第三營那面並無動作，這次戰鬥只有二十分鐘的時間，敵人也放了紅色信號槍。

經過兩次戰鬥，緊張的情緒慢慢鬆弛下來，人也感到疲倦，我們和衣睡覺，剛要入睡，鎗炮聲忽然大作，而且聲音很近，我清楚地聽，我們的槍聲很少，我知道敵人沒有衝上來，所以仍舊睡著沒

有起來，到九點三刻，槍聲沉寂。原營長來電話：剛才敵人以戰車掩護，向他的陣地攻擊有三分鐘，弟兄們都抱着不看見敵人不射擊的原則，沉着抵抗，有十多個敵人會衝進陣地，完全被消滅。

根據敵人後兩次的反攻，我知道敵人的企圖，在恢復自十五日到現在被我們突破的內圍防線，並沒有突圍的企圖，現在他這個企圖已三次被我們擊破。十一時起，敵人向我們猛烈砲轟一小時，大概是爲了三次的挫折而雪恨，我們的砲隊也還擊制壓，整調的深夜，展開了一場猛烈的砲戰。

十八日清早，我就跑去第一連看昨晚被突入的陣地；我在戰壕裡走着，踏過八個軟綿綿的屍體，我看到一個弟兄和一個日本兵面對面倒在一起，那個弟兄的刺刀刺穿了日本兵的胸膛，刀尖直入戰壕壁的泥土上，那個弟兄的背部也露出了已彎曲的刺刀尖，但是那位弟兄並沒有倒下去，他的左手還緊扼着敵人的咽喉，將敵人推倒在戰壕壁上。我低下頭，輕輕地解開他胸前的鈕扣，看他佩在衣裏面的符號，會震雷！你這戰勝的英雄！

上午第一二兩營完成總攻佈置。空軍連絡官已要求第十航空隊在下午一時到四時派飛機來助戰，同時炮兵指揮官史玉璣上校也來前線。與趙團長計劃砲兵協同攻城。

下午一時，第一批銀色的飛機，出現八莫上空，向城中敵砲兵陣地俯衝投彈掃射，揭開陸空協同攻城戰的序幕。

我和趙團長去前線觀戰，我們一直到第六連指揮所，孫營長和蔣元連長正在研究攻擊步驟，孫營長將一張敵陣位置圖指給趙團長看，他說：『今天攻擊堡壘區，要通過一塊窪地，窪地中央有一條路通紅色洋房。敵人在窪地右邊有重機關槍火網封鎖，現在決定用一排火力壓制敵機關槍，其餘一排從路的左邊攻擊，因為有路的依托，可以避免敵人重機關槍傷害。』一忽，楊振漢副團長也趕來了，這時正兩點鐘，第二批飛機已昂翔在上空，空軍聯絡官，拿着電話很急促地喊：

『目標！紅色洋房。』

我們都站起來，看着前面：那座紅色洋房在草叢中，露出屋頂和樓，樓下被草叢掩蔽看不到，我們距離紅色洋房有二百碼，第一線的弟兄已撤退下來，等待轟炸，我們迫擊炮放了一發烟幕彈正擊中紅屋發出很濃的烏烟，飛機對着烟幕俯衝下來，一顆巨彈正落中紅屋，轟然一聲爆炸，那座紅屋被炸毀了，木頭炸得在天空飛舞，第二批飛機又俯衝，炸彈投在紅屋附近，第三架第四架都接着俯衝投彈，因為我們距離太近，人部被震盪得有些跳動，八枚炸彈投完，第一架頭架機又俯衝掃射，趙團長恐怕距離太近，誤傷自己人，要空軍聯絡官告訴飛機停止掃射。飛機在上空盤旋掩護，我們的部隊就在這時，前進到原陣地，趙團長命令開始炮擊，於是山炮迫擊炮怒吼了，接着機關槍也響了，炮兵李觀測員，高聲向電話喊：

「原距離，效力射，各放五發。」

炮聲槍聲在怒吼，大地在震撼，所有的敵傷員都像瘋了一樣的向敵人衝去，那運輸兵攜着一袋子彈迎着流彈向前跑，我看見孫營長從前面的大樹下站起來，拿着左輪朝前跑，我正想喊他，他已跑進草叢中去了，一忽，我聽到弟兄們高叫：「殺」，「殺」！「衝呀」！我知道他們衝鋒了，我被殺聲與奮得站起來，看着前面，我這時絲毫沒有覺得子彈會傷害人的，我興奮的也喊「殺」。槍炮聲猛烈的響，火藥氣撲鼻，一個傳令兵從彈雨中跑下來壓喊着：「得了兩門山砲，兩部坦克。」他送來孫營長的一張條子，上面寫着七個草字：

「陣地已佔領一半。」

趙團長急命砲兵延伸射程，阻止敵軍增援，李觀淵員忙責喊：

「原距離，偏左一百碼，各放五發，榴彈。」

爆炸聲是響得非常的激烈，機關槍聲比較稀少，但是衝鋒槍聲很猛烈，我知道他們在敵陣內肉搏。李觀淵員在喊：

「偏左一百碼，縱深射擊……」

一度猛烈的攻擊後，槍聲漸漸的沉寂下來，這時，敵人的炮擊很猛烈，我們趕緊推進掩蔽部，上

面的泥土都震得掉下來，李觀員還在外面高聲叫：「制壓敵人炮兵。」

突然，孫營長跑到掩蔽部門口。我看他的臉色蒼白，但他還依高興地說：「陣地已完全佔領，敵人的陣地極寬，我將既治的三分之一拿上去了，現在已鞏固陣地，糧成火網。」外面的砲火很密，趙團長要他進掩蔽部來，他不肯來，拿起電話命令第五連發動伴攻，第四連趕緊攻擊前進，第六連的突出的陣地相接，忽然，楊副團長很驚訝地說：

「孫尉民！背上怎麼有血？」

我這樣一說，才看到孫營長背上的衣服被血染紅了。他趕快脫去衣服，那左背上現出一個寸多大的傷口，還在流血，傳令兵拿出救急包忙著替他醫藥，我問他覺得痛嗎？他說：「不痛，大概中了一塊小破片。」趙團長要他下去，他不肯走，他堅持一定要將事情佈置妥當再下去。

第三批飛機，又在上空盤旋，敵人的炮停止射擊，趙團長命令孫營長回營部指揮，孫營長走後，趙團長要楊副團長暫時在這裡指揮，我就和他一道回團部，剛離開掩蔽部不過二十碼，因飛機繞圈子繞遠了，敵炮又響，我急忙臥倒，看敵人的彈著點偏遠，我又站起來走，要到第一營陣地的時候，敵人向我放了兩槍，子彈就好像從我身邊擦過，嚇得我臥倒匍匐前進，敵人因草深看不到我，也就沒有再放槍。趙團長告訴我：「你以後去前線，眼鏡要拿下來，敵人曉得中國兵是沒有戴眼鏡的。」

經過第一營的時候，是三點半鐘，飛機正在轟炸，協助第一營攻擊。

五點鐘，我得到今天南面總攻的戰果是佔領堡壘區與中央航空公司，全線推進二百碼，奪獲汽油柴油五百餘桶，山炮一門坦克二輛。

二十七日，我離開八莫，那時李鴻將軍已將壬東籬團自八莫的東北面加入了攻城的戰鬪。

我在八莫每日見到的攻城戰，像教範上的實彈演習一樣；轟炸掃射炮擊，步兵衝鋒，八莫城就是這樣一點一點被我們毀滅，死守的皇軍也就在毀滅中上玉碎了。

在八莫的攻城戰鬪中，我們的弟兄創造了不少可歌可泣的事蹟，像一一三團的列兵李雲興，在敵人的肉搏隊衝入陣地的時候，用手扼住敵人的咽喉活活的將敵人扼死，一一四團的一個弟兄單身摸進敵人的陣地，將敵人的機關槍拿過來。

敵人是死守八莫的，他們剪了頭髮指甲，寄給家屬，以示誓在城裡等死，他們畢竟達到了死的心願，在十五日上午，第二師團的搜索聯隊及第十六聯隊都在我們的轟炸，砲擊，步兵衝鋒下整個被消滅了。

十六日，陽光普照大地的時候，我們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在雄壯的國歌聲中飄揚在八莫上空。

南坎前線行

八莫攻城正激烈進行的時候，唐守治將軍所率領的新三十師，却在槍砲聲中，繞過八莫南郊，沿八南公路自南坎突進，這時，是十二月初旬，八莫城在新三十八師的圍攻下成了一個死城，已失去了戰略上的價值。

十二月六日我們向南坎攻擊的部隊，進抵南坎外圍三十九英里路卽處南坎一線，佔領拜家塘，並迅速包圍康曼。這時，南坎之敵爲解救八莫困敵，以第十八師團五十五聯隊，四十九師團第一六八聯隊，附砲兵一大隊，編成一強大混合支隊，由第五十五聯隊隊長山崎大佐指揮，自曼偉因沿公路北上，十日與我軍遭遇於南坎一線，展開緬北戰團中第一次的大遭遇戰。

先是我軍在康曼立於有利形勢，敵軍北上突進企圖在這裡遭到頓挫；時我軍主力尙未集中，戰線拉開太長，敵人遂改用鑽隙突入的方式，鑽入我各部隊的空隙，前線一度進入混亂局面。然鑽入之敵均被我個別包圍予以殲滅，當時正面地形複雜，敵兵力也較優於我，於是指揮官命第一線部隊暫固守已佔領地區，而以預備隊自左側行大膽之迂迴，向寬及突進，以切斷敵後方交通線，並調生力軍增援

前線，向南汝攻擊，十七日我迂迴之左側支隊已佔領貫及，切斷敵補給線八南公路，敵遂陷於不利局勢，至十八十九兩日，我軍先後攻佔卡的克奧卡龍兩敵堅強據點，敵遂告崩潰，自十二月十日至十九日經十晝夜惡鬪的遭遇戰，至此乃勝利結束。

這次遭遇戰，我們擊斃了敵人強大的兵力，俘獲輕重機槍三十六挺，步槍四百餘支，從這大批的函件來看，我們就可想到這次遭遇戰的成果。假如敵用這些人力武器來固守南坎外圍山地，他們也許能拖延時間，收斂一點戰略上的價值。

南坎外圍大捷後，在二十九日下午我乘吉普車去南坎前線。車行八南公路上，彷彿是又入野人山，公路盤旋山腰而上，一邊臨山崖，崖下澗流潺潺，但因榛莽叢密，看不到山澗的水，只可聽到流水的響聲，我深深感到這偉大戰鬥的艱難，事實上這次南坎外圍的爭奪，在緬北的戰區中，還是第一次大規模的山嶺戰哩。路過一空投場，這是僅見的一塊山坡上的稻田，這塊田的面積很小，又是在坡上，所以投下的降落傘有很多掛在樹上，那紅色黃色白色的傘將綠森林點綴得特別美麗。遠遠看去好像是很得好看的鮮豔之花。

晚宿師部，唐師長告訴我：昨天又攻克制高點四處。現在南坎外圍山地所有的高陽地區，都爲我們佔領，南坎已在我軍控制下，我問敵人據守南坎的情形，他說：

「自八莫至南坎公路距離爲七十一英里，公路所經過的均爲山嶺地帶，山峯高有五千呎。地勢險峻，爲我軍進攻南坎外圍之一大障礙，日軍欲固守南坎，則必須固守南坎外圍山地，但南坎外圍所有的制高點現已完全爲我軍控制，事實上敵人已無法再守南坎，故南坎之攻略僅爲時間問題而已。敵人據守南坎區之兵力，爲第四十九師團，第十八師團之五十五聯隊，及五十八師團之三四六聯隊。以敵戰略言，南坎爲敵人在緬北最後的據點，而敵人亦明知我必攻克南坎以打通滇緬路，重開中國的長期封鎖，彼慮以重兵固守南坎，而今敵人在南坎外圍所遭的慘敗，已失去守南坎的有利形勢，故我軍攻略南坎，不僅重開中國對國外的交通，亦即奪明日寇已無力立足於緬甸。」

三十日晨，我預備去前線，吳參謀長告訴我孫軍長今日要來前線視察，要我等會去，同時他又告訴我今天前線攻擊，八十八團團部已推進，我等到中午，孫軍長才來，這次陪同前線的人很多，有史參謀長、唐師長、文副師長、彭秘書，一行分乘四輛吉普車自師部去出發前線，車子差不多滾剛轉一個灣，迎面一個士兵騎匹駿馬跑來，那馬一看汽車，就驚嚇得在馬路上打轉，孫軍長急命停車，等了三分鐘，那個兵才將馬馴服，牽着馬紅着臉站在路旁，以爲軍長會責罵他，孫軍長並沒有罵他，却指着馬路旁山崖，很溫和地對那個兵說：「你看，剛才你差一點掉到山崖下去了，以後記着不要騎這樣的馬到公路上來。」

在五十英里的地方，我們停車沿一條山中古道上山，這條古道可通往中國，據說許多亮南征深入不毛（八莫），就是走這條路。我們沿古道行，談着古時的往事，不覺到了山頂，在山頂上可望見南坎的房屋，穿過黃色田籠的蜿蜒的瑞麗河。這時前面的山上時時傳來斷續的機槍聲，我們的健兒正在搜索前進。這是一些無人煙的山嶽，但是爲着祖國，我們的健兒在流着血汗，穿過森林從山脚爬到山頂，從這個山越到那個山，一個山一個山的爬向祖國。

孫軍長唐師長站在一塊大石頭上拿着地圖在對照地形。我跑到砲兵陣地和二個從軍學生陳同榮涂德瓊扯談，陳同榮是國立十五中畢業。現在當中士砲長，涂德瓊是海軍學校學生，現當中士計算。他們都是教一團的學生軍，六月間才到印度軍區受砲兵訓練，九月間就出發前線作戰，雖然他們僅僅的只受到短期的訓練，但因素質較好，而且肯用心學習的緣故，他們已成爲緬北前線最優秀的砲兵。我指着砲口朝向的黃色遠山，問涂德瓊，陳同榮。

「現在我們所站的地方，森林很茂盛，完全是熱帶景象，而我們對面的遠山山樹木稀落，那邊就是你們這尊砲指向的祖國，在這種天然劃分國界的環境中，你們有什麼想？」

「希望很快能打回祖國。」涂德瓊回答我。陳同榮砲長又接着說：「希望在祖國將這門砲轟擊敵人。」

在夕陽的餘暉中，我們沿古道下山，我底心中充滿着愉悅的情緒，現在國門在望。我們不久就會在自己的國土上打擊敵人。

在駱龍山上

四二

我們沿山谷中盤迴地繞上駱龍山的陡峻驛道去前線。

吉普車沉重的哼聲停止後，已爬了一個陡坡到達山嶺，我和唐守治師長跳下了吉普車，這裡是南西特，標高五三七八呎，地勢險熱，山中土著在這裡建立著一個巍然屹峙的佛塔，我們爲攻佔南坎襲佔控制南坎後路的這個山頭，仰攻這個山頭時，二十個祖國健兒，在這裡壯烈犧牲。站在山頂遠眺南坎河谷一片大好的遼廣沃野，不禁緬懷先烈，浩氣與山嶽永存。

偉大的山嶺環抱着南坎谷地，對面是我們自八莫一路仰攻過來的萬重山嶺。唐師長指著對面層層疊疊的高山說：

『在元月二日我們的第一線部隊攻出山地，到達南坎谷地，谷地是一遍開曠的平坦田壟，正面的攻擊比較不容易進展，於是我們決定迂迴攻擊，襲擊南坎敵人的後路，在五日那天會團開始秘密行動，向西迂迴前進，以避敵人之背，那時楊團已佔領孟登因，向瑞麗江東岸之敵攻擊，以猛烈炮火轟擊東岸，作強渡的佯攻，吸引敵人的注意力，以掩護會團之秘密行動。』

「八日會團行進在瑞麗江下游時，突降緬北乾季中罕有的大雨，瑞麗江河水暴漲，原來只有三十公尺寬的水面，一夜間驟然增漲至一百多公尺寬。但會團的行動並未因此停滯。仍冒大雨連夜以橡皮船渡江，因為恐怕大雨不停，河水再漲，將更增加渡河困難。渡江後，困難更加增多，因東岸山嶺陡峭，大雨不止，山中淤泥道滑，士兵攀樹爬坡，稍一鬆手，就滑跌到山脚，驢馬因此墜死山崖者，達十二匹之多，但會團仍克艱苦，於十三日到達南坎以稍十哩，七四四一高地一線，截斷敵人後路。

「這時友軍李師陳團已渡南宛河，自北向南坎以東攻擊，同時友軍另一部隨會團之後，向南坎公路前進，企圖切斷公路，佔領碗町敵之補給線。這時合圍南坎的形勢已成，我即率項團自瑞麗江下游的墨堂渡江，越山嶺向南坎直進。

「會團佔領南坎七四四一高地後，開始空投補給，這時南坎敵人始發現會團的行動而感受嚴重的威脅，急以主力向會團攻擊，企圖恢復其補給線。然而，我已命會團以一部主力於十四日晚速夜繞行秘密下山，又將山中十五哩長驛道切成兩段，翌日晨以一部向上仰攻夾擊，以一部緊壓南坎，敵人驚為神兵，降，手足無措，經一早晨的激戰，斃敵一百餘，還打死了守衛南坎之指揮官山崎四郎大佐。同時在十五日晨，南坎河令邊霧，我即率兩營精銳霧掩護從田壩中，以廣泛的正面向南坎突擊，嚴令部隊長於霧未散以前攻入南坎。戰鬥到上午十時，擊潰南坎敵人的抵抗，在十一時三十分我進

入南坎。十二時孫軍長也趕到南坎，視察這戰後的敵人在彌北的最後據點。」

我們再沿驛道上山，路旁樹林內成堆的彈藥與給養，沿途皆是。士兵們笑嘻嘻地抬着一袋袋的白米和大箱的醬油粉下山。這條驛道是敵人新開闢的，從南坎越駱龍山通到南坎公路上的南西卡，長有十五英里。南坎公路因駱龍山擋住去臘戍的路，繞駱龍東麓而過，彎成一張弓形。這條驛道恰好成了弓的弦。

旅行在不寧靜的弓弦上，心情是緊張的，因為敵人的散兵還潛伏在山林裏，可能從暗地裏襲擊。前線現在有戰事，砲聲隆隆震撼着山谷，現在我們必須肅清駱龍山崗頑敵，才能裝括臨南坎間的皇軍。

路過駱龍村，這是弓弦上敵人的核心陣地，經我們三天凶猛攻，才從敵人的手中拿過來。敵人的工事做在密林的山頭上，非常的掩蔽，簡直看不出有一點痕跡。最後的駱龍，那叢叢的竹林，巨大的竹子都被機槍彈掃折了腰，竹尾倒栽下來，那鬱綠的樹林，受過火砲的洗禮，也焦黃枯萎了。過駱龍後，碰着會團派來的接我們的排長，他帶着一班人，都刀出鞘，槍上膛。的確，現在我們已臨迴火下的火線。

「團部在山頂上，車子不能去。」那個排長告訴我們。

大家開始爬山，山是那麼高，那樣陡，每個人都覺得滿頭大汗，喘着氣。

爬到山頂，碰着侯超文營長，他正率領他的一營人，預備沿驛道向兩次公歐南的卡進，正在整理行裝，山頭上本來面積就很小，現在擠滿了人，擠滿了馬；人喊馬嘶，更顯得打勝仗後的神氣。我忖着：敵人在月落星稀的寒夜，悄然敗退，人不言，馬含故，他們的心境是多麼惶惶。

使我感到失望的，是去函部還得爬一洞山，仰望着山一個比一個高，我深深地感動，作戰部隊是如何的辛艱，他們在大雨之天，濃霜之夜，還得爲後方同胞的安寧，在山林裏奮鬥不息。寄語後方的同胞，戰士們在爲你們流血，你們應集中一切貢獻到前線。

又是一班來接護我們的弟兄，將我們帶到驛部，會琪團長早在笑着迎接我們。會團長是中等身材，臉上總是露着樂觀的笑容，他的談話也是樂觀的。在反攻緬甸之戰剛開始的時候，我從印度趕到前線，第一處就宿在新平洋他的團部裡，恰巧那晚碰着敵人來夜襲，敵人衝到團部四周，機關槍衝鋒槍打得一場糊塗。子彈從四方八面噠噠地飛過來，因爲是第一次嘗戰地的滋味，我嚇得心志忑地連槍，但是他一點也不緊張，還若無其事地吩咐傳令兵：『去告訴他們，敵人不到面前，看不見人，不准放槍。』那時我真覺得他是神人，爲什麼要讓敵人衝到面前？這是他留給我最深刻的印象。其實他是一員沙場老戰士，三十一年攻緬之戰，他在仁安羌率七百之家攻入油田，救出英軍七千。這一役他

所表現的超人的沉着奮戰的勇敢，獲得美國的銀星勳章。

四六

唐師長和曾團長將地圖舖在地上，在討論敵情，這時東邊的山上戰鬥在進行，機關槍喀喀的響，迫擊砲也在不斷的轟，曾團長說這是我們攻擊，今天要肅清北面的敵人。在團部休息了一會，我們又爬上了一個山頂，站在山頂可望見前面山頭上砲擊的煙，機關槍的響聲也快要到山頂了。我知道攻擊已經勝利，但是樹林很密，看不見弟兄們衝上山頭的英姿。我想跑到那邊的火線上去看個究竟，反正只要下一個山再上一個山就到了。同時我也帶着手槍，假如恰巧碰上敵人的話，我也可嘗嘗戰鬥的滋味。我對曾團長說：

『我想到對面那個山上去看看。』

『你不能去，現在那裡敵人並沒有肅清，情況很混亂。你看看那個山好像很近，但是要下山上山，到那裡就不近了。』

『到了前線，總得去火線上看看。』我總覺得不到火線上，是非常遺憾的事。所以我特別把我的來意向曾團長說明。

『唐師長和曾團長都笑起來了，這笑使我莫明其妙，我心想難道去火線上也值得笑嗎？曾團長接着說：』

「其實這裡就是火線了，你不要以為我們站的地方是安全，在今天早晨，敵人還向這裡猛撲了三次，現在只要敵人的槍一響，這裡馬上就變成火線。在山林地帶作戰不比平原作戰，雙方都著防線對壘。在山林中，敵人可以從空隙中滲透進來，四面攻擊。所以我們的陣地構築都是成圓形，防備敵人從四面襲擊。」他說到這裡，用手指着山下。「你看下面就可知道了。」

我隨他指示的方向看去，離我們還不到十公尺遠的地方，一挺烏黑的重機槍在發光，旁邊偏地黃色的彈殼，我再探望下面，我又發現了一個載着銅盔的頭從散兵孔露出來，他的臉向着山下，那步槍上雪的刺刀警戒着山下的動靜。我明白了這就是戰團的火線。生活在火線上的人，他們是永恆快樂的，他們根本不知道何時會戰死，更不知道敵人何時會來襲擊，他們所期待的是一個攻擊前進的命令。

在團部裡用了一頓很豐盛的午餐，這是團長知道我們會來前線而預備的，我很慚愧，來自後方的人反而受前方的招待，而這種招待又是特別的親熱而誠懇，完全出於他們真純的內心，因為他們雖然生活在戰團的前線，只懷着一顆爲國的丹心，但他們在苦寂中也有一個希望：後方的人不會忘卻他們，能去看看他們是怎樣生活在戰團的第一線，所以，他們的與者到後方的人來。下山時，夕陽欲墜，金黃色的餘暈瀉落在南坎的野裡。

滇緬國軍會師

圖八

滇西緬北的國軍會師了，在緬邊的繆斯。

繆斯是瑞麗江兩岸的一個小村，從南坎乘車沿繞路龍山麓而過的公路朝東北行二十一公里，就到了這個地方，若再前進七英里，就是南坎公路與舊緬緬公路的交叉站芒友了，公路在這裡轉了一個大灣，向南去臘戍，而舊緬緬路就從這裡北朝祖國而去，只十三英里就入國門曉町。

滇西的國軍，他們歷盡人間的艱苦，赤腳穿着草鞋，從積雪的高黎貢山翻過來，在緬邊繆斯，迎接他們已瀕別二年八個月，從五百英里外一路苦征而來的弟兄們。滇西緬北的國軍會師了！這是三十四年一月二十一日下午二時，在這經過一度戰鬪，遍地瓦礫狼藉的繆斯村。

二十二日的上午，新春和煦的陽光，普照着南坎河谷的沃野，是多麼的遼闊啊！縱橫的汗陌在分割著方正的稻田，田壟中茅舍若星點般的農家，現在是剛剛豐收過，家家戶戶的屋旁，稻子多高高的堆砌着金色的寶塔，那些矮矮的農舍內，歡笑的火爐之煙，從屋簷下溜出來，輕曼地散放於屋頂真金色寶塔之尖。

瑞麗江澄清的碧流，驕傲地流過南坎沃野，在陽光的照耀下閃爍着勝利的光芒，在瑞麗江的北岸，是祖國秀麗的山河，在瑞麗江的南岸，是通過祖國的公路，是今日祖國的六動脈。今日，祖國的軍輛又在這封鎖了兩年八個月的公路上捲起了新生的塵土，在塵土的盡處，孫立人將軍史說參謀長李鴻師長與南杉副師長下了吉普車，走入緬甸軍會師的繆斯村。這時，太陽從東方的祖國照來，迎着這羣風塵滿面，在異域的莽林蠻嶺中久征二載的戰將長勝歸來。

繆斯是渲染着濃厚的中國色彩，房子的建築大多是中國式，就是砌牆也是用的中國舊法製的土磚，有些房子的大門還貼着中國的春聯，這裡所見到的，是一種中國農村的風味，給人一種回到祖國的感覺。

在繆斯廣大的草原上，孫將軍和來自東西的周福成軍長劉渭川師長王理寰師長相見了，他們歡興地緊緊握手，今天，是歷史上打開中印陸的艱難任務完成的日子。就在這兒：會師的健兒排在旗桿的二邊，東西參加會師典禮的國軍部隊是周福成將軍麾下的一一六師的張團。他們自規復騰衝後，就從黑石門一路翻山嶺渡水，克復鄂，渡瑞麗江，打到緬邊繆斯和緬北國軍會師。他們不知流了多少血汗，今天他們參加會師典禮的只有七十多人，而且是從一個團中挑選出來的，他們穿着棉軍服，赤腳草鞋，腳凍得有些紅腫，臉上露着沉毅而帶有愉快的表情，這表情充分顯露出他們有一個堅強的信心。

我們是有「血」的軍人，雖然沒有現代軍隊的裝備，也能在最艱苦的作戰環境中，將敵人趕出國境，而且在異域來迎接自己的弟兄們。緬北參加會師典禮的國軍部隊，是孫立人將軍麾下的三十八師一三團的一連人，這個團在三十二年於緬甸仁安羌的戰役中，以一營兵力解救英軍第一師七千之衆，而聞名世界。他們自三十三年冬越野入山重返緬甸，經胡康河谷，孟拱河谷，直入八莫，長征二千五百里，大小七百戰，到現在還保持着強大優越的戰鬥力。

國旗隨風飄蕩在緬邊的天空，今天，我們用血肉來打開了中印公路，絡繹的車輪就要轟轟東滾，今天我們的健兒高聲歡呼，禮炮的巨響震撼大地，讓我們同聲向敵人宣告：「我們已解除了中國陸地上的封鎖！」

追擊

滇西遠征軍與陸印軍在樂新村會師後，南坎谷地是一片喜氣洋洋，將軍們都被會師的喜氣沖得滿臉紅光，在滇西的遠征軍司令長官衛立煌將軍也興緻勃勃地自保山匆匆飛來南坎，據說衛長官的來，是爲着要拍會師電影，所以軍部又在南坎附近的一個村子裡佈置了一個會師場面，預備再把衛長官也招入。西緬北兩軍的士兵在穆斯會師的鏡頭。不過，衛長官來了之後，又將此意取消，因爲現在滇路上的敵人已完全肅清，緬北滇西二軍再加上美國人要在芒友舉行大會師。這次會師的規模真是大極了。攝入銀幕的載金板領章的大人物就有一百三十多個，更有那一大群士兵們，揹着全副武裝，站在熱帶的陽光下，曬得冒出滿臉油汗，那平日在戰地不易見到的大人物，高高的站在台上莽豪地說：

『現在我們經多年的血戰，得到了勝利，這是我們血汗換來的勝利。』

的確，我們經過一路漫長的戰鬥，現在是會師了，可是我却連緬北、西兩軍在穆斯村最初見面的班長的姓名都沒有打聽出來，不過，事實上我們是會了師，打開了祖國的封鎖，歷史上有名的史迪威公路第一次通車的程度可將軍所率領的。……，在宋院長的親迎中，進入封鎖已久的中國的國門，隨

町了。

其實，在這車輪滾動的隆隆聲中，緬北的敵團還在進行着南坎嶺之間一百三十三英里的追擊戰：三十師在一月十五日奇襲了南坎，他還是緊追着敵人，和敵人在南坎後面的駱龍山中爭奪，經過半天的仰攻，才蕩平山中的敵寇，奪得峯巒疊疊的高達七七四一呎的駱龍山。這時，三十八師彭克立部已秘密迂迴越過駱龍山，將緬甸公路八十一哩路轉處切斷，敵人爲着恢復交通線，使自芒市南坎敗潰下來的部隊安全撤退，就集中兵力以戰車掩護向切斷公路的我軍兇猛反攻，彭克立率孤軍奮勇抵抗，情況非常的緊急。於是三十師會瑛部從駱龍山跑下來，在三十日又將公路八十里路絕處切斷，與彭克立南北夾擊，敵人腹背受擊，就從公路東側山地逃竄。

這時沿公路進擊的陳鳴人部，已自八十七哩處前進，與切斷公路的我軍會合，於是我大軍沿公路浩蕩而下。四日唐守治將軍率三十師向緬甸公路至南坎的驛道交叉點南拜卡進擊，南拜卡原是敵人對南坎芒市補給中心，爲進入臘戍的要隘，因爲緬甸公路自南坎至南拜卡有較狹的平原外，其餘都在山中迴繞。當我軍向南拜卡攻擊時，美軍特種戰神隊已經到達南拜卡西南，據該部司令威利准將供的情報，在南拜卡至荷西一帶有敵人一千五百多人。唐師長想捕捉這股強大的敵人，先派遣機步部行右翼迂迴，於八日到達南拜卡以南公路西側的孟文，孟拜卡敵感受威脅，主力遂漸後移。八月二十七日

我軍攻佔南拜卡，十日又克荷西，敵人一口氣退過南拜河，據守南姆河南岸，南拜河爲新維的唯一天險，水深流急，正面無法渡河，於是項殿元派開塔從大山中運動，行至聖迂迴，偷渡南拜河，但渡河後被敵人發現，所以等他切斷六十一哩路標的公路，敵人乘輜重向公路西側大山中逃避，我殺部就跟着敵人的退路追，項殿元部則沿公路向貴街推進，敵人的兵力來不及集中，增援也沒有趕上，我們僅逼到一些輕微的抵抗，就佔領了貴街。

八日，前線的山地爭奪戰很激烈，這一線山是新維平原的屏障，只要佔領了這一線山地，就可控制長十里寬四哩的四面環山的盆地，這日蒙巴頓索爾登孫立人諸將軍來到前線視察，他們曾在敵人的機槍火流下匍匐前進，看中國的步兵在山地仰攻，這給中國弟兄們一個很大的鼓勵，在那天，一連攻下幾個山頭，前進了四英里。新維外國山地在爭奪的時候，湯毅的一支迂迴隊，已自公路西側的深山繞過了新維盆地的西邊，十九日在新維南邊就瑞可以敵人的發生戰鬪，瑞可附近無水，能取水的地方又被敵人火力控制，這支迂迴隊須到八哩以外的南圖河去取水，戰鬪上無形間增加了許多的困難，而且敵人的攻擊也越加猛烈，正面爲策應迂迴隊，十九日發動總攻，完全佔領了新維北面的山地，新維的敵人在這時簡直如罔中之魚。十九日夜間，敵人使用戰車向我軍猛攻，但是並沒有衝破我軍在正面防禦力，而且項殿元部乘敵入攻勢頓挫，在二十日拂曉湧入新維。早上九點鐘的時候，孫軍長和唐

師長巡視新維時，四週還有尚未消滅敵狙擊兵的槍聲。

五四

從南坎到新維是一百英里，這一百英里在山嶺中的公路線，被唐師長用藍色鉛筆，劃三條孤線劃到掌握中來，敵人在孤線的掩括威脅下右逃左竄，我們的大軍在公路上窮追，當我趕到前線時，新維解放已六天了。這時李鴻師長指揮着三十八師向臘戍作閃電式的攻擊。戰車隊也協同步兵作戰，前線整日砲聲隆隆，每日傳下來的都是進展的消息，敵人真是抵不住了。

裝甲的戰鬥

我在赴臘戌前線的途中，在裝甲部隊兵營裡借宿了一晚，這是我在緬北採訪過裝甲部隊第一次的接近。遠在去年三月間，這支新銳的裝甲部隊在胡康河谷的魯瓦邦初露鋒芒，衝毀第十八師團的司令部時，將十八師團的關防都拿了過來，創造了一次戰車作戰的光榮戰蹟。就在那時，我對這支青年的戰車隊初次作戰所表現的驚人戰績，獲得深刻的印象。

在兵營中與趙志華營長，就戰車步兵在森林中的協同作戰，談論了許多關於最近我們裝甲部隊的活動情形。據他所告訴我：在緬甸公路上南柏卡附近，我戰車追擊敵兵時，曾將敵潛伏的四輛小戰車攻擊，當時就被我們的中型戰車砲，將一輛敵戰車打個對穿的窟窿，其餘的三輛戰車，嚇得溜之大吉。現在敵人的戰車都望風逃避，不敢和我們的戰車對陣。

二十六日上午，補給連場明正連長和我去前線，費三小時的時間飛趕了九十英里的路程，車爲楊連長親自駕駛，在彎彎曲曲的山路行駛，他還開速率三十英里的快車，我的身子止不住的在車內兩邊擺，風向耳朵裡吹貫，我又不好意思喊他開慢車，只得聽天由命，好容易到了目的地，我才鬆了一口

氣。後來，我一打聽，才知道他是這支裝甲部隊中著名的快車專家。

到目的地時，戰車羣今早出發還沒有回來，我感到失望，因為，我來的目的，就是爲着想隨車出擊，今天失去了這個機會，又不知等到何日。

黃昏的時候，戰車隊作戰歸來！他們帶來七支三八式，我跑去和那些年輕的裝甲騎士們扯談，他們對今天的攻擊，因爲水溝污泥的阻碍，沒有橫衝直撞，好像感着不大盡趣，我從他們的談話中，得知了這次裝甲戰鬥的全貌：

二十六日上午八時四十分，孫明學連長率領的中型戰車羣，已到達待機位置，這是在離驢及二十四英里前線的狹長山谷地帶，山谷是稻田，惟地勢並不平坦，谷地上仍有起伏的丘陵，敵人藉樹林的掩護，據高地控制開闢地。現在坦克攻擊的目標，是要摧燬高地之敵，掩護步兵通過開闢地，進佔南梭村。

九時三十分，我砲兵隊爲策應戰車攻擊，按照預定計劃，開始向敵陣地作毀滅性之轟擊，經半小時的猛烈砲擊後，步兵就向敵陣地搜索前進，這時敵人在這區域佈置中，可能已發覺我軍的攻勢強大，早作撤退，僅留的少數警戒兵也在砲擊下死亡，所以用搜兵去偵察敵陣。當二名搜兵越出自己陣地，向敵方匍匐前進的時候，敵人的機關槍是向他們射擊。第一線步兵連長從電話中向指揮官

報告情況，前面還有敵人的抵抗，於是砲隊再行砲擊半小時，戰車與步兵作最後的協商後，就開始攻擊前進。

十一時三十分戰車出步兵線，車上的槍砲聲開始與纏繞的車聲交響，這時並沒有真實發現敵人，只是向可疑的竹林草叢威力搜索，步兵在戰車一百碼後，跟蹤前進。

戰車勉強地通過了一個污泥的水溝，並且趕到左側方敵機槍射擊，但這只是後面的步兵看見發現，坐在車裡的人並未發現，所以戰車仍舊前進，敵人也因爲戰車火力太猛，也就沒有再射擊。

過了水溝後，還是一些小水溝，而且是污泥，這困難的地形，使戰車改變了縱公路兩側前進的計劃，而沿公路交互前進，這樣後面的車一部一部的向前移，在一個時間只能有一部車行動，其他的車則警戒掩護，所以前進的速度很慢。

到南梭附近，地形比較開闊，但是公路上已有三道橋被敵人破壞，於是戰車散開從道路右邊的開闊地成橫隊前進，開闊地是荒蕪了的稻田，因爲靠近山脚，地形還是有點坡度，這荒蕪稻田現在是蔓草一片，除了高低的草灘出縱橫交互的阡陌的輪廓外，很難發現舊日青蔥田野的景象，如今是滿地春天裡的秋天，草還是枯黃，這片荒蕪的田野有了戰爭。

十一號車，這三十噸的龐大怪物，現在陷入污泥的水溝，它的馬達滾滾地吼叫，但是它仍不能動。

出泥潭，它哼一口長氣，絕望地陷在泥中了，十四號車忙着去拖它，這時敵人的七〇口徑砲，開始直接向這群怪物襲擊，雙方的火戰展開了。這時戰車仍企圖通過小溝，唐遙排長的八一三號車，沿小溝尋覓渡口，他發現了狹窄的地方，他想從這個地方通過去，結果又陷下去，一〇一號車去拯救。

現在這群巨物一線擺開在水溝邊，孫連長憤激地指揮他們趕緊找渡口，孫連長的车子是在戰車隊的後面，他的位置很顯明的是一位指揮官，於是敵人的砲向他車子射擊了，第一砲將駕駛手的潛望鏡打壞了，第二發打壞副駕駛手的潛望鏡，孫連長急命將車後退，一砲又打斷了履帶，又一砲打中了引擎，引擎部份頓時起火，車內的紅燈亮了，這是危險的信號，孫連長急忙拉滅火機，命車內人員跳下車，副駕駛手馬菊剛把車門打開，一發砲彈打來，爆炸的煙火，將他的臉部燙傷。車內的人員都跳出了車，引擎部的火也撲滅了，但是這時敵人的砲還是四發四發向着車子速放，砲彈每發都打中車子，可怕的爆炸聲都在車子附近響，他們只看見火花直爆，但是幸運得很，破片一個也沒有將他們打傷。這時敵人的砲位已被我們發現，戰車群的七五口徑砲就朝右前方高地的敵人砲陣地集中轟擊，敵人的砲不響了，顯然已被我們猛烈的砲火燬滅。

在第二線待機的輕戰車隊，已接到孫連長的命令，由蔡士琛連附率領上來增援，這時敵人的射擊已經停止，我們英勇的步兵又上前搜索。

本來裝甲部隊的戰鬥，能收獲良好的戰果，是在發揚他們的三個優點：

- 一，有裝甲能在敵輕武器的火網下前進。
- 二，有高度的機動性。

三，有優越的火力以摧毀敵人。

裝甲部隊在緬北作戰，因戰場為一片森林，且多河流，戰車行駛很是困難，同時展望不良，容易側覆及陷入小溝，於是機動性大減，戰車失去了機動性，它在火網下前進的效能也就不能發揚，所以戰車在複雜的地形作戰，只有優越的火力可資利用。這次臘戍之役，李鴻將軍以戰車作砲兵用，會收得良好的效果，將來我們在國內大陸反攻戰中，或可借鑑。

據步兵搜索回來的報告，道隘左前方五百碼的高地竹林內，有敵人談話聲，於是戰車應步兵的要求，以火力對高地竹林內射擊，經過一陣火力的摧毀，竹林已起火燃燒，步兵旋即佔領高地。

下午五時，步兵已進佔南梭村，孫連長與步兵營長會商，營長說步兵已經構築工事，現在戰車已無掩護任務，在蒼蒼的暮色中奔歸程。

我和這一羣小孩子在一起有一個多星期，我會和他們在一塊兒玩，和他們一同騎車出擊。有時還

一同乘吉普赴農村遊耍，緬北的農村在戰爭中已失去了幽雅的景象，田荒了，農夫們跑到山林裡去了。這裡剩下一大塊荒蕪的田地，我們曾在一堆被炸彈炸毀的廢墟旁，發現一支艷麗的桃花，一個小夥子高興得跳起來，他用詩人般的口吻讚美說：

「呵！戰爭中還是春天。」

「現在正是春天，然而春天不是我們的。」

我這樣回覆他，他寂然了。

這群小孩子是最可愛的。紅紅的小圓臉，一見就使人愛，怪不得白夷姑娘喜歡他們。這群小孩子調皮的時候像一羣野馬，在工作的時候，他們都埋頭工作，一點也不敷衍。

孫明學連長的這一連小孩子，他們受的訓練最少，可是作戰最多，他們在印度藍伽所受的訓練，只是一個星期的駕駛，二個星期的射擊，一個星期的裝備實習。他們受了這短短的一個月訓練，就奉命出發緬北作戰，從胡康到臘戍一共經過二十次以上的戰鬥，他們不斷地在戰鬥中學習，現在他們是有經驗的戰士了，在緬北享有赫赫的名聲。

這羣小戰士，現在他們也是老戰士了，他們自三十年入伍，在機械化學校受訓，到現在已當兵四年了，他們有豐富的戰鬥經驗，在祖國今日罕有的裝甲部隊中，無疑的是新軍的精銳，祖國需要他們

，他們的赤膽忠心也只知道爲祖國而戰。

這群小孩子的年齡，大約十八歲的佔最多數。他們最初入伍的時候，體重不到壹百磅，身高不過一百六十分。他們小小的年紀就在爲祖國作戰，我看到他們艱苦的生活，心裏頭有些捨不得。每次作戰歸來，天總是黑了，他們還得添裝彈藥，百多發砲彈，二十幾箱機槍彈，真够他們搬的了。尤其那七五大砲，高高地昂着身子，靜待兩個小孩子抬了一根又長又大的擦桿，將硝煙燻黑的砲膛洗擦得雪亮。每次作戰行軍後，那大東西是要吃東西的，那五十加侖一桶的汽油，可也够重了，本來可以五加侖一桶一桶的提上去，可是小孩子雄心大，三個小孩子硬要抬兩整桶到二百公分高的車子上。有時他們將大東西餓飽了，恨恨地拿起鐵錘敲得大東西鏗鏘地叫，他們滿足地灑灑雙手，又將小手拍了幾下，雙手捧着臉，留下幾道黑色的指紋印在臉上，再疲倦地伸一個懶腰，連着那身油漬的工作服，鑽進毛氈裡去酣睡了。

他們是沒有他們的春天的，他們也沒有精神上的安慰，他們貢獻了他們的一切爲祖國的戰爭。他們在苦寂的生活中，唯一的安慰品要算汽爐子，在平時他們三四個人圍在一起燒咖啡吃，來消磨日子，就是在作戰的時候，只要情況許可，他們就會跳出車子，坐在草地上把汽爐子燃起來，澆開水，其實他們帶着成桶的開水，只是在他們的小心眼裏認爲把一塊餅干拿來煮煮也是好的。

有天早晨；我跑到安排長的帳篷裡，他們是一個車子四個人共一個帳篷，我看他正氣爐子燒菜，我注意鍋中一鍋炒的豆腐菜，一鍋是新鮮牛肉，菜炒好他一個人開始吃，我着他還留着許多菜，奇怪地問他爲什麼捨不得吃，他說他們做工還沒有回來，這是留給他們吃的，等一下三個小孩子蹦蹦跳跳的回來，還沒有進帳篷就大聲地嚷着：

「排長！牛肉燒好沒有？」

他們一進門，看見我在這裏，紅着臉有些不好意思，以後，他們和我熟了，什麼話都說出來。

有次我在安排長帳篷裏玩，小孩子吵着要吃可可茶，安排長只得拿着鍋子出去取水，可可煮好了，大家哈哈大笑一陣牛飲，將一鍋可可喝完，安排長又拿着鍋子去洗。我在這支年青的裝甲部隊中，我看到他們的生活是一團和氣，官長沒有官架子，根本也擺不出官架子來，官長是這群小孩子的保姆，要是官長向他們生氣，他們會向他撒嬌。不過這群年幼的孩子，他們分內的事也不必官長來督促，他們自然會做得很好。孫連長向我說：

「這群孩子雖然年輕淘氣，可是我從沒有擔心過。」

每天早晨，我還沒有起床，我就聽到他們在曠野裏歌唱：

加速我們的飛輪前進！邁進！

我們是鏖之尖，

我們是刀之刃，我們是中華民國國軍新生命。

隨空相呼應，疾風迅雷，

縱橫掃蕩，有我無敵人，

加速我們的飛輪前進。

在他們休息的時候，我常常和小騎士們圍坐在草地上閒談，他們談着作戰的故事，談着自己的戰鬥經驗，有時，他們會到某次戰鬥中好友戰死時，他們的感情溢發，會不自禁地流淚。

他們四年來相若在一塊，遊戲訓練也在一塊，小孩子的心原是最純潔的，他們不和社會接觸，他們在他們的環境裡過規律的生活，他們親親相愛，共同患難。

雖然他們年紀輕的，但是他們盡忠職守的服務精神是值得我們欽佩。爲克盡自己的職責，他們能死而後已。在瓦希邦的戰役中，我們的輕戰車出擊，敵人的四七平射砲將一輛戰車打毀，副駕駛手楊少安的一條右腿被打斷，當時他們這輛戰車的任務，是掩護連長的車，因爲連長的車被打壞了，防敵人來投汽油瓶子燒車。楊少安下午被打斷腿，按情理是可以下來急救的，但是沒有奉到命令，車長徐自強不能開車將他送回去，楊少安痛得在車內慘叫，叫一陣又暈過去，因爲血流過多他口渴

，將五加侖水喝完。當他每次清醒的時候，徐自強就鼓勵他：

「連長要我們在這裡，這是我們的任務，爲達到這一任務，我們死也得死在這裡，你忍耐一些痛苦，就是你死了也是光榮的。」

世界上是沒有比這再慘的事，創傷的劇痛，使他慘叫了一夜，但是他還沒有放下他的槍，這一夜，他一面慘叫，一面向森林裡掃射，同車的伙伴，都爲他的慘痛下淚。但是在軍令下誰能救他呢？

第二天早上，我們的部隊上來，他昏迷的還以爲是敵人，向他們開槍。當他被救下去的時候，他還沒有死，但終因流血過多，不及救治。

談到悲慘的往事，懷念故友，小孩子們的眼睛會紅，他們寂然無聲。

於是，我轉換話題，要他們告訴我一些有趣的故事，這些小孩子漂亮的眼睛又閃着快樂的光，他們活躍地敘述自己冒險的經歷：

石秀才排附的車子被打壞了，他趕緊卸下機槍，跳出車，他看見旁邊樹林內有一散兵孔空着，他就躡進去，現在他總算比較有了保障，他鬆了一口氣，將頭伸出外面觀望，忽然可怕的事物刺入他的瞳孔，原來在他附近，都是散兵孔，裡面都有敵人，雪亮的刺刀露在外面，因爲我們的火力旺盛，

都不敢抬起頭來。他又急忙爬出散兵孔，跳進車裡，轉動砲塔，向着散兵孔打了幾發溜窩彈，只聽得森林內鬼子們亂叫。

這羣裝甲的小騎士，都是吃着老虎膽，天不怕地不怕，孫連長車上的駕駛手李振邦，副駕駛手張鐘明，在衝進第十八師團司令部的時候，兩個人不聲不響的開了車門，跳出車去，等孫連長發覺他兩個人不在時，他們已提了一個鮮血淋淋的東洋人頭來，孫連長罵他們，他們却笑嘻嘻地：

「我在印度買了把很利的尼泊爾刀，還沒有試過，特找了日本頭試試刀。」

在戰場上，他們是惡作劇，頂洩氣，只要官長一不小心，他們就會跳下車，去翻敵人的屍首發東洋財。有時，拖一門平射砲回來，但等拖到家，砲已體散肢離了。

他們已經學到許多的戰鬥經驗，在初期的作戰中，敵人的坦克肉搏隊頂兇，攀到車上投汽油瓶燒車，起先他們很害怕這回事，因為車上帶着行李，行李澆上汽油就會燒起來。後來他們發覺行李着火，並不是一件可怕的事，只要後面車用溜窩彈一打，行李就會打下來，車子還是好好的。

在戰車中。慘烈的事總是免不了的，這些慘烈的事，總是分割孩子們的友愛，使孩子們傷心。在攻擊沙都露時，一輛車被平射砲打壞履帶，駕駛手徐復中跳下車來修理，這時敵人的肉搏隊跑出來，想活捉他，車上的人看見，用機關槍向敵人掃射，敵人也開槍，徐復中彈倒地，痛得滿地滾，給另

一車上的駕駛手劉北雲看見了，他和徐是知己好友，平時總是兩個人在一起玩，今天望着他的好友負傷，他奮顧身，跳下車去救徐，這時敵我的火網交織，無情的子彈將他擊倒。這位俠義心腸，捨己救人的小英雄，就此長辭人世了。

烽火臘戍

二十八日我和戰車部隊的劉嘯揚主任孫明學連長去前線；前天孫連長的輕中型戰車混合編隊會出擊二次，掩護步兵攻佔了盟利村，現在因爲地形的限制，戰車沒有出擊，只拿它當作流動的砲兵使用，向敵人行超越射擊，戰車上的七五口徑大砲，射程是超越在緬北作戰的各種火砲，它的效力也很好。

在森林裡找到了獐鳴人團長，他正拿着地圖預備上籠線，見我來就達着握手笑着說：

「以前請都請不來，今天到不請自來。」

「有車子來，爲什麼不來，以前只怪你專門爬山。」我知道他和我開玩笑，因爲過去他在緬北的戰鬥中，打的都是迂迴，那次決定孟拱河各戰爭的勝利的有名的色當迂迴戰，就是他相造的，在過去的迂迴戰中，色當山山水水受了許多不可想像的困苦，到最危險地段去單獨作戰，這次輪着他正面攻臘戍，當然他非常高興，就問他什麼時候可以到臘戍。

「昨天進展了三哩，現在前線距離臘戍還有二十三哩，要是以昨天的進展來計算，我看最多還要八

天就要到臘戌。

六八

「現在前面在攻擊，我要到前面去……」

我跳上了他的吉普車，去前線看攻擊，馬路上士兵們拉長着隊伍前進，運彈藥的汽車電掣般向前線疾駛，看着這浩蕩的隊伍，疾駛的車輛，心裡自然的勃生了追擊的喜悅情緒，我想着回到祖國去追擊敵人。

路上的橋，敵人已經破壞，但是經開山機一陣鏟，斷橋旁邊又填起了一條新路，車子一直開到離第一五百碼的一個橋旁停下來，恰巧敵人的砲就打過來，彈着點離我們只三十碼，爆炸的火藥氣直撲鼻，敵砲的初速很快，我知道這是前線的弟兄們最討厭的速射砲，只要一出口就到了跟前，簡直來不及躲。我們趕緊跑到小橋下去掩蔽，橋下是一條乾水溝，溝中鋪着稻草，大概是敵人拿這個橋溝當做掩蔽部，陳團長就把這裡當作臨時指揮所，命通信兵架了線。敵人的砲一直打到我們的觀測飛機來了才停止射擊，但是敵砲位置已經被觀測機發現了，立即告訴地面，管理對空聯絡的無線電的一個少校喜歡得笑起來了，忙着告訴戰車砲隊試射了兩發，一個效力射，四十秒鐘就放射了五十發，據飛機報告，打得敵人亂跑，至少有敵砲兩門被擊燬，我們都勝利的笑了。

不久李鴻師長也來了，他從右翼迂迴的王東籬部，已經到達三〇〇九的位置，距離臘戌只十里

左右，要是正面的進展困難，就命王東籬部下山，切斷公路先肅清山地這一段，再沿公路下坡攻虜成平原。

這時前面的機槍響了，隨即前面來電話：尖兵在前進中遭到小河南岸的敵機槍射擊，陳團長要喊山砲吊，會長雲營長攔住他說：

「用不着驚動山砲，自己用六〇八一就够了。」

我們的迫擊砲射擊了二十發，槍聲就沉寂了。我們的步兵已過河搜索前進。

我們的砲隊又活躍起來了，隆隆的吼聲震耳，剛才飛機又發現了前面公路橋底下隱藏着七個日本人，現在砲隊向着那裡集中射擊。

整個的前線，總是砲聲隆隆，掩護步兵推進，這恐怖的火力控制下，敵人怎敢抬起頭來，在這偉大的前線，是只有我們英勇的弟兄向敵人攻擊，邁進！

五日的黃昏，我在軍部得到了消息：

陣圍已經下了山，進入驢成平原，並且渡過驢成北部最後的天然防線南關河，正向着舊驢成攻城了。

六日的正午，乘吉普車進入槍聲砲聲混擾着的驢成平原。

臘成原野的上空瀰漫着黑煙，地面上沖起火光來，戰鬥的臘成已在前面了。但是前面還那樣遙遠，我不能望見臘成，只曉得臘成在前面戰鬥的烽火裡。

在離臘成約二哩草叢中，區隊長李師長陳團長和戰車砲兵的指揮官，正用無線電指揮着臘成的突擊戰鬥。這裡在二十四小時以前，敵人還曾作過抵抗，現在却變成了支配着臘成命運的樞紐，這個前進的現代作戰神經中樞，四周都是草，只是一輛吉普車衝進草叢裡，車頭當作桌子，上面放一塊木板，本板上是空中攝影圖，紅色綠色的針時時隨戰事的進展在圖上移位置，最高指揮官在這裡掌握着第一線的步兵和戰車砲兵，選擇最有利的時機去擊潰敵人。

前線的步兵，現成鉗形運動在公路兩側夾擊着臘成，戰車隊從左翼迂迴，向臘成搜索前進，這是我們對臘成的攻擊形勢。

前方的槍聲很密，現在戰鬥是在着臘成的郊區進行，剛才的飛機觀測報告，有二個步兵已經進入着臘成，現在砲兵轉移火力向着臘成的西側的火車站轟擊。戰事是急轉直下，無線電傳來使人興奮的消息：着臘成已經完全佔領了。

勝利的消息傳來的時候，指揮所的空氣更顯得繁忙，無線電話中只聽得在調動部隊佈置陣地。我一個人悄悄地離開那裡，因為今天前線的戰事，指揮官已作決定：鞏固着臘成陣地，以一部沿公路向

新臘成緊迫，一部政舊臘成西側的飛機場與火車站。

沿着公路向臘成去，我看到路旁邊有一些遺棄的鋼條和錫塊，這些都是緬甸撤退時損失的物資，這些遺棄的物資從芒友到臘成，沿途路旁到處都可看到，雖然數目現在還沒有人統計出來，但我相信是一個可觀的數目。我很奇怪，日本人佔據緬甸三年，爲什麼下將這些作戰物資運去？假如要尋求這個問題的答案，我只好相信這些物資也太多了。

站在南苗河北岸，臘成附近小山上茅屋燃燒的濃煙烈火，都逼到眼前。這些好像古代的烽火樣燃遍了敵人控制的今日緬甸。

望着臘成的烽火，看敵人在緬北緬中的潰敗，緬甸的戰事是快要結束了，我們常勝的勁旅也決帶回到祖國，將這敵寇末日的烽火帶回淪陷的國土上燃起，我再看三年前的臘成名城化爲焦土，回思過去的滇緬路，今日還遺棄在道旁的物資，我深深地感覺到：這支常勝的勁旅回國後，是還需我們更加的爱護它。

我離開南苗河邊，回到指揮所，已經是四點鐘。這時飛機場火車站都已被我們佔領了。明天，我們沿東西兩條公路，雙管直下臘成。

隨車出擊

七二

七日為總攻臘成的一天。

在臘成平原東北的一塊荒野上，戰車群正在待機出動，高高的銀色天線桿上，黃色的小旗在晴空飄揚。我和孫連長坐在藍塔上，他指着空中的照像圖，告訴我今天戰車攻擊的路綫：現在我們是在南苗河北岸，從這裡出發，過南苗河，經舊臘成東邊的田野入舊臘成，舊臘成阻新臘成是二哩，從舊臘成一直向南到新臘成，一作是在西邊，從舊臘成向西經飛機場火車站再折南至新臘成。現在趙營長親率戰車三部到了舊臘成，沿東邊的道路向新臘成前進。

「八一三！我是十一號，現在我們已經過了寶塔，可以看見臘成的房子了。」

「十一號，我是八一三，你在甚麼位置？你在甚麼位置？即刻回答。」

「我是十一號，距臘成市區二百碼，現在我們的目標被敵人發現，敵人的砲打過來了。敵人的砲打過來了。」

「十一號，十一號，你們停止前進，找個地方掩，蔽我們立刻出發，等我們來了再一道前進。」

「豆腐店老板！我是十一號，營長的意思，營長的意思，要向臘成進攻，現在十四號十六號已向臘成城接近。」

戰車發動了，荒野上只聽得一遍滾吼的馬達聲。陽光照耀着這偉大的戰場，照耀着伸出車門的年青小伙子發紅的臉，他們都高興的在笑，他們心向着臘成，我爬進孫連長的車子，坐在副駕駛手的位臚，我握着重機槍，隨三十噸中型戰車出擊臘成。

這時走下午一點鐘，戰車擊成一路縱隊越田野向臘成前進。

耳機中又在喊：

「我們已經進了臘成，進了臘成，要步兵跟上來，要步兵跟上來。」

我真急，心想臘成的熱鬧趕不上了。車隊到舊臘成後，我坐的車子充電機生了故障。不能發報，孫連長決定這部車不去，將我換乘黃排長的車子，這個車子是突擊號，砲塔前面漆着一個巨大的虎臉，樣子真是嚇人。現在臘成城內，沒有什麼堅強的抵抗，戰車也就改變了計劃，決定從東西公路的中間橫穿過去，掃蕩這一地帶，再用西公路，從西公路西側繞到臘成後面去奔襲一陣。

現在這一直線由孫連長指揮，開始從東西公路中間的草叢地段前進，我坐的突擊號走在最前面做

開路先鋒。

這一地帶草很密，從潛望鏡中看去，只見周圍都是草，那些草比戰車還要高，根本就看不見前面的情形，同時草叢裡面溝又多，坡也陡，不能順利的前進，於是只好倒回來，沿西公路前進，但是已在草叢裡花去二小時。我覺得戰車作戰還是靠着重發彈它的機動性能，在複雜的地形，戰車是無法施展它的特長，所以戰車攻擊，在兩翼地形複雜的時候，還是從正面突破的好，像戰車在瓦岩班突入敵司令部，就是能發揮了它的機動性能，固然正面的攻勢損失較重，但是成功大，戰果大。

在火車站附近公路上，我們停車，因為孫連長在這裡等着我們，他車上的充電機已經修好了，我又回到他的車子上，在突擊號上兩小時中，因為身機不好，外界的消息我一點不知道，現在從孫連長的談話中，才知道沿東公路前進的步兵已經推進到臘戍城，同時進入臘戍的戰車中，有一個車長和一個駕駛手在敵人砲擊時受傷，現在只西公路的步兵還沒有到臘戍，因為西公路西側高地還有一股敵人沒有消滅，敵人的火力還可封鎖公路。

我們的車隊要去蓋湯那個高地，在沿着公路前進，將出步兵線時，一個步兵連長跑來告訴孫連長，敵人就在右邊的高地。高地距離步兵線不過三四百碼。車子出步兵線後，就離開公路向右前進，我從潛望鏡中⁽⁵⁾可以看見高地的房子，但是因為草很深，也不明瞭那裡的究竟，現在火戰已經開始，突擊號首先發炮，接着其他的槍砲齊放，這時只見煙塵蔽天，高地的情形是被打得模糊不清，我聽到孫連

長在耳機內說話的聲音：

『你們看我打一砲，照我打的地方射擊。』

「轟隆」一聲，我只覺得身子往後一退，前面就爆炸着一股黑煙，我也扣着扳機，向着煙中射擊，很快的兩條彈帶打光了，車裡面的磷氣太濃，空氣也悶熱，我感覺氣管乾得要發裂，但是我不想放棄這一個機會，我還是上第三條彈帶，向右前方的草叢裡射擊，那紅色的曳光彈穿進草叢裡去，不久就燒起來，這一槍聲砲聲混成一起，尤其是砲塔上那挺機槍的聲音，簡直將我的耳朵敲聾了，第三條彈帶剛打完，孫連長命停止射擊，將車子開回步兵線。因為經過一陣火戰，前面盡是煙塵，根本看不出什麼，隔遠一點比較好觀測。突然敵人的砲打過來，車子附近都是砲響，一顆砲彈就在車子前面十碼爆炸，我看看泥土四濺，聽到破片敲着裝甲響。

這時是下午四點半鐘，我們沒有再向前進，因為陣地已經完全佔領了。

仰光霪雨

仰光今昔

記者經三小時的飛行。從戰甸北端的臘戍，直穿中部緬甸，到達緬甸南端的仰光，仰光正降着季節上驟驟的霪雨。

臘戍到仰光是九八七公里，在這千里的空航中，俯瞰緬甸的大地，就會深深感覺到緬甸是錦繡般的樂土。臘戍到瓦城是上緬甸青色的山林地帶，出產木材和茶，并且山中還藏着著名的紅寶石；瓦城到仰光是一望無涯的廣大平原，這阡陌縱橫的沃野，是世界上有名的產米地。這些豐富的產物，都匯集在仰光。

仰光是緬甸的大門，在仰光江的左岸，距離海岸還有二十一英里，在緬王時代，仰光不過是個小漁村，叫做德宮，到一七五二年，緬王亞弄皮耶征服達來族，佔領此地，為紀念戰爭勝利結束，將此地定名「漾貢」，（是戰爭完畢勝利的意思），一八二五年英緬戰爭，訂立洋達波和約，將下緬甸各地，割讓于英，英人關「漾貢」為商港，改名仰光，戮力經營，於是這個漁村漸漸的佈滿了現代建

築物，變成一個繁榮的大商埠，到一九三二年，仰光的人口已增至四十餘萬。

今日的劫後仰光，滿目全是冷落的景象，街上沒有了電車，商店前沒有了顧客，仰光是失去了過去的繁榮，不過這個城市還沒有毀於戰爭，建築物大都幸存，只有很少數的被毀轟炸，市外的大金塔依然金光燦爛。敵人撤出仰光時，曾將發電設備破壞，尚未修復。現在仰光還是在軍事管制時期，入夜八時以後，街道即禁止通行，過去燈紅酒綠的夜生活已不復在。仰光的商店現在雖然還營業，但是除了有一點土產和粗劣的日本貨外，其他是一無所有，就是想買包紙煙，也只能買到日本人在爪哇製造的極壞的紙煙，目前仰光市場與解放後的緬甸所通用的貨幣，是印度準備銀行發行的印度盧比票與緬甸盧比票，這兩種盧比票，價值相同，另外還有一種英軍用票，這種軍用票其實就是印度準備銀行發行的印度盧比票，上面加蓋着「法定軍用票限緬甸通用」的字樣，這種軍用票是在緬境作戰的英印軍的軍餉，英人發行這種軍用票的目的，是為防止這鉅額的軍餉流回印度，造成通貨膨脹的現象，影響印度的物價。

仰光經過三年的劫洗，人民的生活都極其艱苦，尤其解放後幣制的變更，過去日軍發行軍用票無效，使小本營的商人破產到難以爲生，不過仰光的物價在英軍嚴格的統制下並沒有過度的高漲，食物方面，大都較戰前高四倍，戰前盧比一盾一緬斤的豬肉，現在漲到四盾一緬斤，其他布疋漲到八倍，

但是也只是有價無貨。目前在仰光，維持一個人最低的生活費用，連住帶吃每月約需緬幣六十盾。

七八

解放的喜劇

仰光的人民，在敵人的壓迫下願望着同盟軍來拯救他們，今日他們的願望是實現了，然而，他們的願望的實現，却是一幕喜劇：四月二十五日深夜，仰光的敵軍全部撤退，仰光的人民在沒有槍聲砲聲的戰爭中從魔掌裡解放出來。剛解放的仰光是很混亂的，華僑青年都自動組織起來，負責維持華僑區的治安，並派人送大批慰勞品到集中營去慰問戰俘，他們以爲盟軍就要來了，然而他們等待一天二天三天，等到第五天還不見盟軍來，只聽說盟軍到了海邊，於是華僑決定去海邊去迎接盟軍來仰光，他們以爲盟軍中會有國軍的。在五月一日，這是敵人撤退後的第六天，四百多華僑青年，高舉着中國的國旗，帶着鞭炮，步行二十多英里，到海邊去迎接盟軍，這羣歡迎盟軍的民衆中，沒有一個緬甸人，也沒有一個印度人，但是英印軍在緬甸作戰以來，却僅受到這一次民衆的歡迎。五月三日，英印軍進入久別三年的仰光，三年前他們匆匆別去，三年後他們還是平安歸來。

誰統治緬甸

仰光是緬甸經濟政治的中心地，從山蠻區的北緬跑到這裏來，好像感覺就特別的靈敏。的確，在

這裏是可看到這個土地上的人的聲息。

緬甸是個美麗的地方，緬甸人也愛過美麗的日子，他們的心目中也時時憧憬着自己有一個美麗的國家，三年前日本人來到緬甸，他們是非常的歡喜，以為從此可以脫離英人的統治，日本人會替他們建立一個獨立的國家，可是三年來的事實使他們很傷心，過去日本人來時他們的歡喜心理都變成了惡恨。

現在緬甸人爲爭取獨立，他們有「反法西斯緬甸獨立協會」的組織，這個組織是緬甸各政黨與軍隊的混合體，他們在求緬甸獨立的最高目標下團結一致，這個獨立協會包括了緬甸的平民黨，自主黨，進步黨，共產黨，國民黨，五大政黨，他們的領袖是顧巴邱，他是平民黨的首領，太陽日報的社長，過去會參加緬甸訪華團訪問過中國，現在他在領導緬甸人走向緬甸獨立的途徑，獨立協會現在擁有五萬武裝部隊，這支武裝部隊是旺山將軍率領的緬甸國民軍，在以前這支軍隊叫緬甸獨立軍，日人佔領緬甸後，改爲緬甸國防軍，仰光光復後，又改稱緬甸國民軍。

我在仰光四天，天天都是霧雨綿綿，離開仰光時，也還是陰霾不爽的霧雨天，從陰霾的日子中看緬甸的局勢，也是充滿着陰霾，目前的緬甸：新的緬甸知識份子要求獨立，但是他們將希望寄託在人家的幫助，舊的知識份子，過去的那般舊官僚，他們希望妥協，維持現狀。

從緬甸戰場歸來

八〇

七月中旬，我接到報社的信，要我返國，在十八日上午乘機離開臘戍，飛返昆明，再坐一天火車兩天的汽車，經四天的陸空行程，奔完這數千里的行程，回到久別的貴陽山城。可是，明天我又將過戰地採訪生活，到桂北前線去。

我在北緬戰場兩年所見到的戰事，都是清一色的勝利仗，回到祖國來，剛恰碰着收復桂杯的喜訊，國內也是在打勝仗，而且以後大反攻勝仗，還要接踵而來，我覺得在這個時候，來談談在北緬作戰的國軍，殺敵致勝的成因，或可以作為我們大反攻的借鏡。

在國內同胞，都認為駐印軍擁有新武器，所以能打勝仗，其實駐印軍除了多火箭，噴火器外，也沒有其他的新武器。他們的裝備的特徵，是騾馬多，汽車多，這個裝備上的特徵，就是他們致勝的主因。因為現代的作戰，必須作戰部隊本身具有充分的運輸力，方能維持第一戰線的優勢火力，有優勢的火力，才能摧毀敵人。在國內戰場的缺陷，就是部隊運輸力的不周全，有時後方兵站將補給輸送到前方兵站，而前方兵站却不能迅速送到第一線，這就是因為部隊的本身運輸力量不夠，中間脫了節，

作戰補給不能一直迅捷輸到第一線，自然影響到第一線的火力。事實上，作戰部隊的補給輸送力如不能充分維持第一線的消耗，自難把握戰機，爭取戰鬥的進展，所以現在我們建設新軍，應以擴充部隊本身之充分運輸力為第一步驟。

部隊本身的運輸力健全，以後的補給關鍵就在後動的籌劃如何，國軍在緬北作戰，一切補給都由美陸軍第三供應處負責，其補給內情，不能洞悉，僅知每一戰役，必須待供應處對這一戰役的糧彈和其他的作戰供應品之消耗數量有了充分準備，方發動攻勢，戰事既經開展，前綫的補給絕對有持無恐，而且迅速確實，緬北的勝利多賴可畏的補給。後動補給是決定戰爭勝利的重要因素，我們必須做得盡善盡美，我回國後對國內後動補給工作最初獲得的印象，是一些細微的地方太不實際，據最近從緬甸回來的部隊長告訴我，他帶着部隊從緬甸坐飛機回國，下機後去兵站領給養，兵站方面說還沒有奉到命令，不能發，結果他們只好餓肚子。一個大部隊的行動，而負責辦補給的兵站，竟會不知道，從這點也可看出現在後動工作的病態了。

要做到後動補給迅速，必須第一綫部隊能與負責補給的後動首腦機關直接聯繫，這樣才能爭取時間，不誤時機，記得八莫之戰，我們被阻於八莫外國太平洋，部隊長擬於太平洋上游空隙地區渡江，但是該處水流湍急，架橋必須用鋼索，於是部隊長急電管多供應處申請空投鋼索，兩小時後得到回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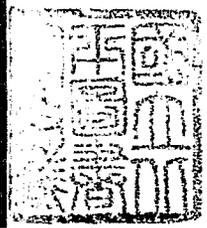
，說鋼索雷多庫房已無存貨，但在二十四小時內可自加爾各答空運前綫，若恐就誤時間，是否可以麻索代用。部隊長接着這個回電，即刻就改變了這個渡河計劃，並沒有浪費很多的時間。

回國的部隊還有一個特色，就是兵的數目超出了編制數，每個師都有二三千額外士兵，這和國內部隊的情形正好相反，為什麼回國的部隊還會多出人來呢？這也有一個緣故，於是某部隊傷亡一個兵時，隨即補充一個，結果負傷的兵傷殘仍回部隊中，但是他的底缺已有人補替，于是多出額外兵了。這種兵員補充的辦法，很值得效法，因為這樣，一個部隊可經常保持着原來的戰鬥力，更不至因傷亡過重，而頹喪士氣。

事實上，一個部隊有優勢的裝備，還得有旺盛的士氣，一個兵要有不怕死的精神，才能發揮武器的效能，不然縱有好武器也等於沒有，國軍在緬甸屢戰屢勝就是憑着有敵無我的旺盛士氣，這種士氣的養成，完全是環境造成的：一個軍人在印度，他不僅穿得好，吃得好，在休假旅行時，他可免費坐頭等臥車，在加絨往最好的旅館，取費又低廉，飯館門外部寫着僅為軍隊服裝，看電影可優先買票，這些都是使他提高了自尊心，也就喚起了他的責任心。他既享受了最優的權利，就應該拚命殺敵，以盡軍人天職。在這一信念下，勃發的士氣就油然而生了。但國內的情形却相反，抗戰八年來，大兵河流的血僅換來了後方酒綠燈紅的生活，誰對這些為國赴死的人，予了什麼享受的權利呢？

談起優待軍人，我又想起慰勞團來了，慰勞團在前線是頂不受歡迎的。我記得駐印軍軍聲報曾登載着一個姓周的士兵所寫的一篇「如此慰勞三部曲」，內容所敘：第一是向高級將領獻舞，這是「慰」。第二是小使兵們站在太陽裏晒，聽背誦催眠體的慰勞八股，結果站得小兵們腰酸腿腫，「勞」之目的既達，乃宣佈大批慰勞品正在起運中，高呼口號散會，這是「勞」。第三是照例趕某長官之宴，各分得戰利品若干，與辭而去，這是「反慰勞」。慰勞的情形既然如此，當然我們不必勞民傷財，做不討兵歡喜的事。在緬北作戰的某兩位師長，曾公開向記者誇，他們不歡迎這種儀式式的慰勞，假如要慰勞，不若請一個歌舞團到前線去唱歌跳舞，使戰士們緊張的精神有一個鬆鬆機會，而真正慰其辛勞。

在北緬戰場，還有一件作戰以外的事，就是劫後當地民政事務的處理，處理地方事務均由英地方官來辦，這個民政事務官，他的工作，主要還是救濟災黎，從印度運來米鹽發給赤貧，維持他們的生計。對有工作能力者，則給予工作，使能自生，現在我們反攻開始，收復之地自多，對光復地區之救濟應早早準備。緬甸經過一度浩劫，一時尚難恢復昔日面目，即鐵路交通亦須待明年年底始有恢復希望，目前緬甸毫無商可言，昔日繁榮的滇緬路，現在已成爲一段盲腸，有些機械商人，還想跑去緬甸做舊夢，結果均被阻於噠叮而折回，因爲緬甸現在還在軍事管制時期，任何商人均禁止入境。



册六年三月廿八日

反 攻 緬 甸

楊 統 美 著

刊 行 者 大 剛 報 社
南 京 漢 口 貴 陽

東 北 總 經 售 國 民 圖 書 公 司
長 春 北 街 三 十 號

版 權 所 有
不 准 翻 印

定 價 七 十 元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五 年 十 二 月 出 版

50

4

C
3.2